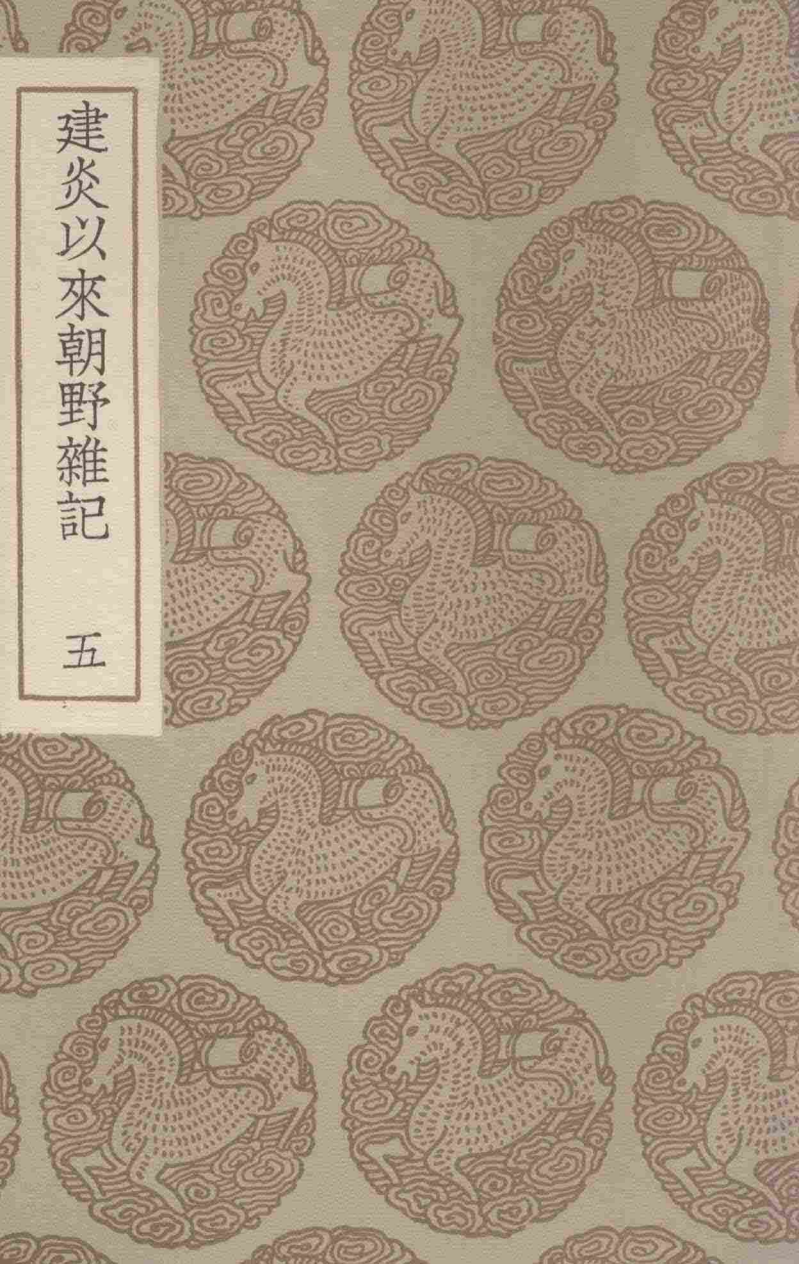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五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五)

李心傳撰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九

## 時事二

趙子直邱宗卿楊嗣勛不欲吳氏世襲

虞丞相既沒，朝廷復命吳挺爲興州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充和西安撫使。凡十九年矣。紹興五年夏，卒于軍。于是楊嗣勛總領財賦，先事白朝廷，乞擇重臣鎮蜀。乃以邱宗卿爲制置使。宗卿未入蜀，而聞挺病甚，恐其軍五六萬人，緩急無所屬，乃見大臣籌之。故事，帥臣闕，以轉運使權。至是，楊虞仲少逸爲利漕，宗卿欲重其事，乞令嗣勛往興州攝帥，上許焉。以爲朝臣出使，非制置所當令，不欲行。而宗卿以聖旨移文，嗣勛重傷其意，卽請少逸權州事。而已遙領安撫使，未幾，卽以印送少逸，就權。人以爲得體。先是吳之季歲，聞外郡盜賊縱橫，皆縱而不治。少逸至未久，遂捕其尤者悉誅之。邊人嚮服。挺之死也，光宗已屬疾，不之信。趙子直在樞密院，用邱楊之議，更遣張詔代之，人服其遠識。

## 利帥東西分合

利路自建炎置帥，或在益昌，或在漢中，未嘗分東西也。紹興十四年，鄭亨仲爲宜撫副使，時吳武順璠在興州，楊襄毅政在興元，郭恭毅浩在漢陽，欲令三帥一體，乃奏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東路至興元，西路至

興州而浩兼金房開達安撫使遙制夔路及京西三郡乾道初金州並屬東路而守臣但兼管內安撫司元年夏武順改判興元朝臣以其遙制西路軍馬爲不便乃權合東西爲一路以吳爲安撫使而東帥王權改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吳薨不改淳熙元年吳武穆爲興州統帥李叔永守興州會湯朝美乞分利州東西及金襄荊廬揚爲七路各置文武二帥叔永方申明閒而朝美得罪事遂寢五年復分利州爲兩路以挺帥西路兼知興州紹興五年夏挺卒張詔代之復合爲一路而詔但兼知興州過興元章德茂侍郎爲帥議損其禮詔知之卽聲言已辭免兼郡不得入銜遂抗禮分庭而去蓋趙子直邱宗卿共議本以削武興之勢而論者或以爲關外四郡旣屬興元戎司不能令緩急恐失事機會詔遣閒卒出境而知西和州王季明愬械繫之趙資政德老爲制帥罷季明慶元二年秋復分東西兩路六年秋郭杲代爲帥嘉泰四年秋吳曦繼之開府中北伐又以曦兼四川宣撫副專兵比曦之反凡所出僞命皆以宣撫司號令行之由是川蜀一切稟承無敢異者故知子直宗卿削武興之權其慮甚遠猶得祖宗遺意如德老所見特淺耳

趙德老說郭杲定策

趙子直初議定策遣中郎將范仲壬告殿帥郭杲仲壬初以國事艱難告之不應又以忠義勸之又不應仲壬不得已屏人起立具以西府意達之又不應仲壬乃還子直知不可遂請趙德老尙書往見杲諭指

德老謂臬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專在太尉。臬未及言。德老變色責之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彥逾盡誠以相告。而太尉了不見荅。卽西府有問。何以復之耶。子明徐曰。致意樞密。領鈞旨。事然後定。其後勳策首拜子明節度使。德老有怨言。乃亦除端明殿學士。

金字牌

唯黃青字牌  
黑漆紅字牌

近歲郵置之最速者。莫若金字牌遞。凡赦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仍自內侍省遣撥。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蓋日行四百餘里。乾道末。有旨令樞密院置軍期急速文字牌。雖黃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十月十三日指揮淳熙二年。尙書省又置緊急文字牌。亦如之。然率與常遞混淆。故行移稽緩。紹興末。趙子直在樞密。乃改作黑漆紅字牌。奏委逐路提舉官催督。歲終按其遲速最甚。以議賞罰。四年十月二日指揮明年。尙書省亦踵行之。仍令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五年五月二日指揮久之。稽緩復如故。余在成都。見制帥楊端明有命召。以丁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降旨。而戊辰正月末旬。方被受。是日行纔百餘里耳。紹興末。邱宗卿爲蜀帥。始創擺舖。以健步四十人爲之。歲增給錢八十餘緡。以初三十八兩遣平安報至行在。率一月而達。蜀去朝廷遠。始時四川事。朝廷多不盡知。自創擺遞以來。蜀中動搖。靡所不開。凡宗卿劾疏中所言。皆擺遞之報也。自後私書叢委。每遞至百數。由是往來稍踰期。自成都而東。猶不過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

嘉泰開邊事始

嘉泰三年冬，金國盜起，增戍積糧，又焚襄陽樵場，蓋懼朝廷乘其隙也。朝廷聞其事，卽起張育翁參政，帥淮東，程東老樞密帥淮西，蓋以育翁揚州人，東老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邱宗卿侍郎守四明，以防海道，起辛幼安大卿帥浙東。時武帥鄭挺在襄陽，邊釁開，懼不能任，力求去，乃召還行在。既又轉一官知婺州，于是文臣無肯行者，遂以李奕爲荆鄂副都統制，兼知襄陽，奕與其兄弟爽言世將家，皆爲戎帥，時東老父喪未免，力辭，改命廣帥薛象先侍郎，而象先不行，留提舉佑聖觀，遂命宇文挺臣侍郎代之，辟置參機，皆非常制，又徙幼安以次對，守京口，起趙德老資政，守四明，出許深甫知院，守金陵，深甫不欲行，乃命宗卿以直學士院代，典留輪，其開邊蓋自此始。

李季章論邱宗卿不當罷督府

邱宗卿之罷，江淮督視也，命由中出，執政不知之。李季章在都堂爭之，侂冑不納。季章曰：凡舉大事，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人心之向背。邱宗卿有人望，奈何去之？侂冑變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邱宗卿耶？因拂袖而起。

葉正則不肯草出師詔

韓侂冑將舉兵，先以葉正則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正則諭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于是用

李肇章之稟正則云正則既辭又欲命魯鴻父漸以少蓬權直院鴻父亦辭遂止

### 董鎮言楊侍郎未肯通情

武輿之亂時人記錄者有新舊安西樓記安觀文靖蜀編直撫司準蕭委善定錄長沙板行海濱漁父記

聞河州板行楊巨源自敘書上劉閣學士楊巨源事蹟益昌士人撰楊巨源傳武臣季琪撰李好義誅曦本末李好古自記復四州

本末李好古自記實入僞官人數李好古自記李好義行狀白子中撰平蜀實錄楊君玉撰新河見聞錄不得姓字切齒錄士人汪九且編

因陵錄李直院李九編毛氏寓錄萊馬司幹辦公事毛方平撰公議榜成都府學士人撰佚罰錄朝奉郎趙公宅撰而士大夫之在新河者又

或有曰錄辨汗等書最後西陲泰定錄乃盡采而輯之取舍是非一從公論其本末亦相備矣然必見于

簡牘者然後登載故雖時人所傳其事甚播者有未之及焉曦之遺諸貴人書也楊尚書獨深止之曦不

悅再與費資政書略云成都侍郎獨不相察使曦不從權濟難就其和議北人深入何以爲計相公可爲

問之蓋費公所答曦書其詞猶婉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余在田里見四路行移獨成都安撫一司

不去開禧之號時二月初矣爲錢引事十六州十六縣各大墨榜一印榜凡六十其後董鎮誅得其遺曦書稿有云楊侍郎未肯通

情云

### 安觀文誅曦勢順

淳熙末安觀文爲文州漕官有薦于吳挺者檄兼利西安撫司簽廳時彭人蘇熙之爲安撫司幹辦公事

以文墨自許。傍人無如己者。挺之館客有李姓者。挺子盱之外姻也。德壽宮慶典。李爲之草表以賀。表文中。有揚命二字。旣行矣。熙之一日。挾尙書以進。謂挺曰。導揚末命。此顯命中語。奈何用之。挺大驚。追之不及。由是李與盱皆恨之。未幾。趙德老來蜀總計。舊例。西帥遣屬官一員往迓。則計使舉以京秩。熙之旣爲盱李所恨。乃共薦安公代之。德老見之甚喜。他日從容謂曰。太尉統衆六萬。得毋例有虛籍者乎。安公不敢盡言。則曰。某所若干。某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德老以書來曰。太尉忠誠如此。曷若損六千人之虛籍。寬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尙新。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丙告之耳。乃大怒。盱李共爲解。遂已。未幾。安秩滿入都。因爲蘇代。挺記其前事。欲拒之。盱李乃言曰。使其果有是。勢當自疑。今調此官以來。可亮其無他也。安公爲人警敏。凡事盡力。挺更喜之。爲延譽于諸司。改秩而去。及曦爲殿帥。安通判隆慶府。又遷知大安軍。比軍興。首辟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績。復遷一官爲朝奉大夫。逮其稱王。卽除丞相。長史都省事。俄楊李之議合。安公遂決策誅之。蓋居不疑之地。操可致之資。其勢順也。天之佑宋。夫豈偶然哉。

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爲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坤辰。張林。朱邦寧之徒。協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侍制。成爲之首。史次奉。薰日避僞。次



之大安軍軍李國博與宗乘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釜總領所主李道傳蓬州州皆不受曦之招。又其次也。

楊泰之羅江縣丞鄧性善梓潼縣尉程遇孫知母陵縣安之源龍游縣令文俱眉州司宋子欽金州都統劉端友總領所指劉

翊之樂道縣丞劉靖之監成都府糧料院楊汝明成都府觀察推官張方普州州宋大西昭化縣主簿楊修年簡州州梁梓隆州司

詹久中漢州州梟子儀知劍州錢元儒眉州司龐坤載名山縣尉張權監德陽縣商稅鄧諫從新州袁柱新州楊鼎年

知萬州改差制李莊知梁山軍程公說前邛州州避偽去官。又其次也。以上立節之士共三十人。文俱

置司參謀官李莊知梁山軍程公說前邛州州避偽去官。又其次也。以上立節之士共三十人。文俱

于四人見任去官茲柱以上二人係不赴新任。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偽命者一

人。成都帥臣楊端明也。其餘拒偽歸朝如劉侍郎甲李校書煌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寅仲等尙多有之。曦叛時以季允持異論。偽帥祿祚令殺之。會其已去。乃得免。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

## 時事三

誅贖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復四川將士共轉四萬五千餘官資附。

誅贖功賞自王喜下凡四百二十人。有由副使建節者。有由白身授員郎者。又三路全軍約七萬人。喝轉或三官資。或五官資。入隊人三官資。入隊人五官資。不大抵共約轉三十萬官資。錫資不計也。復四川功賞自王喜、李好義、張林外。凡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人。共轉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五官資。王喜、河池四千六百七十人。共轉二萬三千八百官資。李好義、西和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共轉七千八百三十三官資。惠、永、鳳州三千五百三十四人。共轉七千一百二十六官資。張林、成州一千九百九十六人。共轉三千三百五十二官資。劉昌國、階州八百三十四人。共轉四千五百三十四官資。以余所聞。河池、成州皆番人。自去鳳州則忠義人取之。階州不取可得。一時推恩大率如此。余又嘗見李御帶好古親錄。實入僞宮人纔一百三十一人。而據楊通判君玉所書。則君玉與楊用朋、李松之徒。止在長史廳伺候告捷。白子申又他之。則實入僞宮人蓋不滿百三十一人矣。自諸軍喝報功賞之後。歲增支總領所錢物約七百八十萬緡。而喝犒不預焉。

## 誅贖犒賜銀帛數

誅贖犒賜共用金七千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條，金束帶一條，並宣撫司支銀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兩，六千一百七十五兩，宣撫司支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四兩，四千三百一十五兩，宣撫司支六萬二千五百五十五兩，總領所支絹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四匹，四十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匹，總領所支錢八萬二百五十引，三千引，朝旨支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引，宣撫司支

金帥言李季章等四人可信

張肖翁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蕭山丞方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北帥布薩即十一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與西元帥一書，乃善。」侂胄以書遣安觀文諭旨，安公難之，久之，乃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幣，西帥啟絨卻餽，而令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來。大略言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告哀，三賀生辰，金亦遣使來，已過泗州矣。復卻迴之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璣、吳玠、朱致和、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玠隆慈之弟，位至少卿節度使，致和嘗以右司郎中出賀，庚申正旦未還，道除司農少卿。俄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筆雲臺觀，大性字伯和，南昌人，嘗為戶部侍郎，玠與致和時皆已死，金又欲朝廷割地，相禮，由是不諧云。」

李季章所知多佳士

李季章參知政事，以劄子薦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于朝廷，乞召擢守貳四人。黎州楊伯昌，子石泉張

伯願諱隆慶何叔堅諱澹倅張子和諱而點伯昌子和二人京官四人興元教授黃子駿中之選青神宰  
楊浩然洪雙流人選人四人漢州學官詹子能久中甲州人眉州學官張習之蜀人余弟仲貫甫亦與焉餘京官選人忘記  
後點子駿子能二人得旨皆召未行偃胄敗季章譎子駿病過死三人俱不敢前制帥楊嗣勳再請于朝  
然後促召時伯願以衛清叔薦仲貫甫以嗣勳薦亦有召察之命浩然後為黃伯庸所薦不得召董仁父  
入蜀復上習之節守于朝乞召察叔堅歷守長寧唐安垂除部使者告老而去年纔五十四云季章所知  
多佳士此其選也

淳熙至嘉定蜀帥薦士總記

蜀帥例得薦士其始胡長文所薦如呂周輔范致能所薦如胡子遠亦不過一二人皆幕中之士蓋以蜀  
去天日遠士非大帥薦揚無由自進頃歲趙溫叔初入樞府楊嗣勳為吏部侍郎李季章參知政事皆嘗  
特薦士三人或四人吳曦平後朝論以蜀士在朝者少又特召四人此外郡守已下非常有朝蹟及進士  
三人莫非帥臣所薦召矣初長文之守蜀也首薦呂周輔章德茂二人可用而召周輔一人其後留仲至  
為守遂薦黃文叔馮傳之李君亮費戒甫范文叔等五人論者翕然以為當詔召文叔傳之餘俟滿秩與  
隲等差遣仲至執政趙子直繼之獨薦劉德修子直去京仲遠為代薦費戒甫游子正仲湖南充人又薦  
劉仲洪張子良伯源仁壽人進士廷試第三人而仲洪子良皆幕客也陳子長右司祖之籍為華陽宰仲至意屬之而不

與薦由是格不下。會潼川漕趙靜之善譽亦薦張子良于朝。將有命召。或曰：前是大帥所薦不行。而今以一路監司所薦召之。恐傷事體。時王燕望少監。與潼州人。子良同為成都石室教授。乃降旨併召二人。若

曰：自以進士高第召之。非由外薦也。其後邱宗卿未及薦而罷去。趙德老為帥。京仲遠當國。乃薦其客馮

叔常。臨邛人。時為崇慶府教授。及李季允、楊濟道。濟青城人。時為隆州教授。凡三人。德老後以所厚王齊卿。已嚴道人。參之。皆得

召去。自是遂有歲薦之名矣。袁起巖所薦宇文挺臣。隆州人。時知相里公擇。知新眉州。范少才。子長。雙流人。時知

東州。趙全道。大全。潼川人。時為簡州教授。張公甫。興眉人。時為普州教授。陳叔達。遇孫仁壽人。時為潼州提刑。司檢法官。凡六人。朝廷不能

盡召。乃詔挺臣公擇。俟秩滿赴行在奏事。少才全道。俟終更赴朝堂審察。公甫叔達。俟滿日特轉一官。自

是歲薦有不召者矣。劉仲洪為人固非長者。然所薦劉師文。甲潞海人。寓居蓬州。今寶謨閣直學士。張伯修。從祖。江源人。新

作少宋正仲。德之。晉原人。嘗為太常丞。今為湖北提刑。李仲衍。興宗。洛陽人。寓居四人俱時望。謝用先所薦費思甫。士。魏。廣都

慶張東甫。震龍湖人。時為制置司幹辦公事。扈叔誼。仲榮。江源人。時簽書許子然。沈。潼州人。時乃參政戒甫之族。叔誼與戒甫連姻。思甫以嫌除直祕閣。餘人皆召察焉。程東老在蜀最無足云。而所薦

陳逢孺、李仲衍、薛仲章。錢。龍游人。時為直學。范少約。子該。雙流人。時簽書張義立。方。資陽人。類香。試第楊叔禹。汝

青神人。進士甲科。時為成都推官。皆知名。東老時為宣撫制置使。乃盡召之。楊嗣助薦子弟仲貫甫。及程叔達、趙信道。音

宗室。高州人。而又申言程東老、李季章所薦不敢行者六士。池。少約。楊叔禹。張義立。一時為普州教授。于是有旨趣行。蓋九人也。

房。合州人。

安子文方爲宣副。同時薦八士。章甫上會其開蓬守杜慶長。源昌元人以上僞表爲中執法所劾。竄臨賀。由是

報聞。久之。乃獨召字文子仁。開仲雙流人。今爲大理司直。蓋挺臣力也。吳德夫爲制帥。薦李仲可。詞文。後政人。知雅州。何仲弼。彭

師竹人。通判成都府。度周卿。正。巴州人。知華陽縣。應龍昌元人。劉思恭。晴之。臨安人。監成都糧料院。李思行。鳴鳳。臨安人。隆州教授。何李皆類

試第一人。思恭德修子。仲弼已選。知黎川。四人皆召。仲可得旨。與監司差遣。俟命一年餘。乃除利路轉運

判官。周卿嘗謁朱晦翁于建陽。從之。彌月。德修每爲之延譽。德夫又力薦之。乃進一官。曾君錫舍人論之。

命遂寢。明年子文改除制置大使。乃薦崇慶李季允。幕客趙公開。希潘寓居石盤。嚴道楊叔正。秦之青神人。普州學官

張益父。巴之遂寧人。成都帥屬王才臣。校。稱。廣人。凡五人。季允歷官館學。累爲藩帥部使者。不當在歲薦之列。叔

正少勁直。爲楊嗣勳所知。方吳曦亂時。嗣勳與其父書。有令嗣拂袖徑去。真名父之子。輔所以不欲與聞

其去。想蒙悉察之語。子文得其墨本。爲繳進。益父嘉定元年進士。今尙初官。同時廷試第一人。前省元未

召也。才臣喜爲詩。以江西帥使者特薦得官。不由科目。且非蜀士。議者以爲非前比。章上數月。乃召季允

與別議差遣。公開增一秩。叔正益父召察。才臣俟終更與陞等差遣。會成都提刑林與之以不應副利店

事。與帥臣黃伯庸異論。召去。乃命季允爲本路提刑。特免避產業云。與之名。潔已。永嘉人。祖待聘。紹興給事中。于是伯庸以得

旨。咨訪西蜀吏治。亦薦士三人。曰何仲弼。楊浩然。洪虞子韶。剛簡。浩然。雙流人。故爲德修諸人客。時通判

潼川府。子韶雍公孫。屢舉進士。時知永康軍。朝論以一路帥。未嘗有薦士者疑之。伯庸移書執政。援前旨

爲詞。仲弼先已召會朝士多知子詔。乃降旨浩然。秩滿與陞等州郡。子詔令赴都堂審察。自嘉定以來。蜀之宣撫安撫制置三司皆得薦士亦非常制云。

四川大制司結局

沔州自誅曦後。王喜王鉞薛九齡皆以宣撫司便宜之命爲都統制。己巳之秋。王大才始以荆鄂都統制改除入蜀。大才過漢中。自以嘗權招撫使。不欲與大使講塔墀之禮。安大使不從。大才憾焉。先是戊辰之冬。金主璟卒無子。其季父衛王允濟立。允濟嘗使蒙古。不爲其主所禮。憤之。及允濟立。蒙古始叛。辛未之秋。朝廷遣余郎中燁北使。賀所謂萬秋節者。而燕京已爲蒙古所逼。不暇延使者。余郎中至涿州而還。癸酉之秋。允濟爲其臣赫舍哩執中所弑。璟之庶兄鄂王珣代立。董舍人居誼爲賀生辰。使至沃州而還。繼而賀登位。使其舍人德秀正旦。使李舍人屋繼抵盱眙。金不克逐。議者言金有內難。議論紛然。朝廷聞之。以御札賜大使及大才。令益謹守備。毋啟邊釁。有迪功郎提舉阜郊博易鋪務兼大使司簽廳何九齡者。廣安霽爵人也。據結忠義人。謀取秦州。未發前八日。金先知。以檄至秦州詰問。丙寅除夕。九齡遂率沔州中軍統制強德等。以所部夜襲秦州。甲戌正月朔旦。敗焉。十六日壬午。大才執九齡及諸將等七人。斬之。以其事聞于朝。且檄報鳳翔都統使。仍關牒川陝西路監帥司。又遣人往廣安捕九齡之子世昌。亦斬之。會大使司奏大才圖爲宣撫使。設意傾陷。今邊報不一。或有緩急。必致誤事。二月十九日甲寅。詔大才特



降一官三月二日丁卯大使除同知樞密院事不日起發赴院治事新成都路安撫兼侍郎居誼除四川制置使疾速前去之任知潼州府劉侍郎中除利路安撫使時暫權制置司職事限一日起發皆未受命也會大使司遣使臣李大亨王頤往阜郊速大才所遣秦州打話人赴興元問狀四日己巳過沔州市大才執大亨斬之縱頤歸報後二日辛未乃以悖語至大使司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充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河州王大才今具相公不願法令非理割下大才事自開具下項一入謀大才與金人同謀不軌一入謀大才與金人私通書信一入謀大才于廣安軍殺何九齡之子世昌一入謀大才將兵劫掠到銀七十三錠金一百五十兩已納在大才宅庫一與元都統李大尉密與大才下書候孫儀言說稱相公已刷差下二千五百人要親來河州將大才殺害二相公日來不時遣使強橫小人以道入爲名前來門首厲聲叫鬧呼來庭下將大才百端屈瀆靡所不言此何理耶未有敗壞朝廷紀綱法令端白相公爲始伏乞鈞照右大才照得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人臣可得而專不謂相公同何九齡擅開兵端引惹邊事關係國家利害至重而又違宸翰約東其所賜御札詔墨未乾輒敢反亂朝廷何所不爲所有何九齡已獲條法誅斬了當獨相公去蒙朝廷施行如何反將忠臣義士入獄以不赦之罪公然形于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見相公包藏禍心欺罔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略無忌憚未審相公端用幾日前來河州作亂乞賜明文行下容大才道左祇候公參詣具申制置相公政望鈞慈憫念朝廷勿以天日萬里以爲可欺說惡業益恐造物不與善後特未可保伏乞鈞照開正議與善後特未可保伏乞鈞照開正議十一日丙子董侍郎至石首縣被制置使之命而十七日壬午大使被同知之命同日劉侍郎亦被權司之命而二十五日辛卯乃借用潼川府觀察使之印交割制置司職事徑至興元四月十九日癸丑安同知發興元申乞以割賣鹽引錢三十萬緡充沿路喝犒諸軍之用不待報遂行五月十八日壬午金主珣爲蒙古所迫渡河而居汴京至六月二十日癸丑安同知自廣安起行順水而赴行在至八月十六日戊

申安同知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二十一日癸丑，安同知方行至廣德軍，乃得邸報。五十五日丁巳，始還次于黃池鎮。知被新除之命，因上疏力辭，優詔不允。乃遣官贖結局進册赴行在。蓋自丁卯二月一日乙亥，值吳曦誅，安公遂權宣撫使。至甲戌四月十九日癸丑，而制置大使司乃結罷。凡共六千六百有一旬有八日云。于是制置使還成都，而興元帥臣依兩淮例，兼節制御前軍馬，稍得與聞邊政。大才貪庸凶悖，制置使既不得其柄，反倚重焉，失朝廷臨遣之意矣。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一

## 故事

親筆與御筆內批不同

本朝御筆御製皆非必人主親御翰墨也。祖宗時禁中處分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崇觀後謂之御筆。其後或以內夫人代之。近世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寶。又有所謂親筆者。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至於御製文字。亦或命近臣視草焉。若神宗祭狄青文中丞滕達道所作也。實錄誤以高宗追廢王安石配享詔舍人胡明仲所作也。張待講跋此詔所謂荆舒禍本可不懲乎亦誤為親製也。光宗撰壽皇聖政錄序。祕監陳君舉所作也。此文今見致堂止齋集中。但人不知爾。

選人不十年入相

陳勉之丙辰年。自南昌丞除太學錄。癸亥春拜右授。自選人不十年入相。本朝所有。獨范覺民與勉之而已。覺民六年勉之八年。

將相四十以下建節者

將相四十以下建節者。李君錫顯忠年三十。岳鵬舉飛三十二。楊正甫存忠三十五。張魏公浚三十六。吳寶臣

三十七。吳唐卿<sup>諱</sup>。三十八。吳晉卿<sup>諱</sup>。三十九。韓良臣<sup>世忠</sup>。及吳曦皆年四十。

使相以上封國例

故事使相以上封國公者。先小國經恩陞次國。又經恩陞大國。若孝宗初政。張忠獻以特進國公拜少傅。江准宣撫使封魏國公。官爵皆進二等。蓋殊命也。近歲史丞相以敕局進書恩。自永國徑封魯國公。亦異數。

中興異姓七王

中興異姓七王。自張俊始。先是韓世忠以咸安郡王奉朝請。其沒也。追封通義郡王而已。久之。俊死。有司奏如前例。上謂其有和敵功。與世忠相去萬萬。遂特封循王。乾道初。楊存中死。追封蘄春郡王。其家意不滿。又封和王。明年。吳璘死。以爲熟例。追封信王。世忠之子彥古。令統制官張青頰其父功。乞追贈。孝宗難之。宰相陳應求曰。張俊楊存中已封王。則於世忠似有不足。前此失於無人建請。若聖意行之。亦足以勸有功而勵將士。遂封蘄王。紹熙初。吳拱爲騎帥。始訴父玠有保蜀功。而爵不稱。乃封涪王。開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將。因劉光世之孫伯震有請。封光世鄜王。既而又封岳鵬舉爲鄂王。中興諸將。至是畢爲王矣。

后家封王者

祖宗以來，后家封王者，自元豐間曹氏始。時官制初行，曹濟陽自中書令改開府儀同三司，神宗以爲懼於志，故以異姓王易之也。其後高氏不得封，向氏二王，宗回鄭氏一王，紳至中興後，后家得封者，吳氏二王，孟氏、章氏、郭氏、韓氏、楊氏一王。然曹、向、吳、章、郭皆以元舅，鄭以后父封，獨孟信安以帝外兄，韓平原以中宮曾季祖皆異禮也。近楊永陽以后兄得封，亦異數也。

### 中興以來后家建節者

自建隆以來，母后中宮之家建節者極少，如杜審進、曹佾皆晚歲始得之。宣仁垂簾十年，高公繪止爲承宣使，荷觀後，乃有向宗回兄弟、鄭紳父子，中興七十年，后家建節者凡二十有二人，吳氏七人，宗瑋、宗瑛、宗瑨、宗瑒、宗瑛、宗瑨、宗瑒韓氏四人，同朝侯，章氏四人，同朝侯，邢氏、李氏各二人，邢煥、李純，孟氏、鄭氏、郭氏、夏氏、謝氏、楊氏各一人，忠厚、洪、師禹、執中、淵、次山

### 建炎迄嘉定中臺司不至兩地者十一人

建炎至嘉定，除御史中丞凡四十人，自顏夷仲至今章達之，率皆柄用，其中間不至兩地者十有一人而已。然或以久病，辛炳或以論事失措，謝世珍或與宰相不合，王質、周純或以告訐，句龍或以敗事，郭伯皆因有故而去。其以常伯善罷者，惟羅龍學汝楫一人。若詹端明大方，雖以工部尚書出臺，而旋入密府云。

### 近臣舉察官事始

紹興癸丑，右相朱藏一以內艱去位。高宗手札賜學士沈必先，綦處厚以三院御史阿附。時宰令二人共舉察官，於是以李元叔長民應詔。元叔嘗爲校書郎，奉祠去。久之，通判漳州，遂召還爲監察御史，而曾任鄭三御史皆罷。此中興後，近臣舉察官之始也。

御史臺彈奏格

御史臺彈奏格，舊無有。淳熙初，柴叔懷瑾爲殿中侍御史，奏言：「本臺覺察彈劾事件，前後累降指揮，經今歲久，名件數多，文辭繁冗，又有止存事目，別無可考，恐奉行致有牴牾，乞下敕令所，逐一刪修成法，各隨事宜，以六察所掌，分門別類，繳申朝廷取旨。」降下本臺遵守。仍令刑部鑿板頒降中外。單夔時以戶部侍郎兼敕局詳定，被旨編寫成冊，送臺審覆。會謝廓然新除殿中侍御史，與其察審覆凡三百五條具奏，乞以彈奏格爲名行下，從之。四年七月丙午也。紹熙元年二月，劉德修爲御史，又摘其有關於中外臣寮，握兵將帥，后戚內侍，與夫禮樂訛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餘條以奏，乞付下報行，令知謹恪，上從之。

任子賜出身

祖宗以來，兩制二史必以進士登科人爲之。其後有以才選者，例賜進士出身。雖徐師川、呂居仁亦然。重科目也。乾道初，王嘉叟稱爲左司員外郎，會右史胡元質長文在告，上命嘉叟權右史，仍攝西掖，執政言嘉叟無出身，上曰：「時暫無傷也。」其後韓元咎元吉爲左司郎中，而舍人林景度機出遊北客，上復命元咎

无咎以門蔭入仕。辭不許。時王能甫之奇爲兵部侍郎。張南軒爲左司員外郎。繼除侍講。亦不賜出身。用呂元明、吳傳正例也。已而有爲上言南軒譏能甫不學。不當在講筵者。上怒。南軒俄以事去。未幾。蘇季真、臧除左史。遂復賜出身。余謂得人如无咎、欽夫。豈當復以任子登科爲問。雖不必守祖宗之舊可也。是時有右文林郎王天覺者。知貞符縣。代還。以聚斂擊刺之術。因左右以見。其所獻之書有云。人才可用。不必限有無資格出身。如擢王炎。炎誠可用。不必賜出身。賜出身則猶有所拘也。其迎合類此。旣而改京秩。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討文字。俄爲副端。徐彥才所論。遂逐去。議者快之。

### 言宗詞臣論宗室入館人數差誤

本朝宗室入館者五人。自乾道五年趙忠定始。其後趙從道侍郎、趙大本舍人皆嘗爲之。開禧末。趙汝談除正字。言者論列以爲中興後宗室入館者纔二人。汝愚以大魁。彥中以詞科。然後得之。而不及從道。蓋失於考詳也。從道名師訓。安定郡王令盪孫。紹興甲戌歲登科。乾道壬辰冬。始以近臣薦。召爲太常寺主簿。明年夏。除祕書郎。未兩月。遷起居舍人。其冬。權工部侍郎。甲午秋。引疾丐祠。除敷文閣待制。履歷如此。言路乃不知何也。嘉定之初。趙履常崇憲入館。蔡行之當制亦云中興後宗室入館者凡三人。亦誤矣。

### 學士舍人當兄弟除官制不應避

紹興初。王剛中爲中書舍人。其弟居修除太常丞。引嫌乞改命官草制。自是爲例。余嘗以故事考之。學士

舍人當兄弟除官制。皆不應避。錢惟演使相麻。其從兄希白所草也。曾子宣右僕射麻。其弟子開所草也。若謂一時宜鎖。實爲異數。則元豐官制初行。子開除吏部郎中。子固時爲中書舍人。行詞亦不避。考南豐類藁而可見也。不知引避起自何時。

館職不入局故事

楊傑子寬。和王存中長子也。其父久掌殿殿。既補以京秩。紹興二十四年。又奏乞令與其弟傑子靖並特赴殿試。高宗勉從之。蓋是年秦埴爲南省舉頭。故效之也。二十七年正月。傑除少蓬。士論甚駭。既供職。館閣之士不入局者三日。時唐立夫爲祕書郎。黃通老。王時亨爲著作佐郎。季元衡。陳文仲爲校書郎。胡周伯。張安國。林少穎。汪明遠。葉伯益爲正字。大抵多名人也。朝廷聞之。亟徙傑宗正少卿。而以劉文儒代之。物論乃息。傑後遷工部侍郎。俟淳熙中執政。

檢驗格目

檢驗格目者。淳熙初鄭興裔所創也。始時檢驗之法甚備。其後郡縣玩弛。或不卽委官。或所委官不卽至。卽至亦不親視。甚則以不堪檢覆告。由是吏恣得肆。冤枉不明。獄訟滋熾。興裔爲浙西提點刑獄。乃創爲格目。排立字號。分界屬縣。遇有告殺人者。卽以格目三本付所委官。凡告人及所委官屬行吏姓名。受狀承牒及到檢所時日。癘舍去檢所近遠。傷損痕數。致命因依。悉書填之。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



申本司又言於朝。乞下刑部鑊板。頒之諸路。提刑司準此從之。遂著爲令。元年五月十七日也。興裔之先平陽人。後徙開封。會祖紳。以後父貴。宣和末。爲太師平樂郡王。諡僖靖。祖翼。寧海軍節度使。諡榮恭。世父藻。事高宗。久在上閣。再爲大使。官至使相。封榮國公。諡端靖。興裔初。名興宗。早以後澤入官。乾道中。爲江東兵馬鈐轄。嘗論建康都統及馬軍行司擇帥未善。孝宗聽之。會復武臣提刑。擢使閩部。移浙東。又移浙西。再使金。因避金諱。改賜今名。淳熙初。除樞密院副都承旨。在職十年。歷知廬揚明州。皆有政績。慶元五年。告老。轉武泰軍節度使致仕。卒。諡忠肅。子挺。嘗以黃州團練使。歷帥淮襄兩道。損抗皆有位於朝。而損登進士甲科。蓋世族中所未有。

### 宣相詔使稱謂不典

元樞呼樞使。自張俊始。諸州倅呼府判。自陸寔始。皆見於會要日曆。舊制密院官亦止以樞密爲稱。紹興中。張俊爲使。其親吏以俊父名密。請於朝。有旨呼樞使。自是爲例。宣和中。陸寔以宣者王通薦。通守四明。避其名。更稱府判。紹興初。始稱稍行於浙路。今遂爲天下通稱。不可易矣。宣撫使呼宣相。自童貫始。近安子文爲四川宣撫副使。得旨。恩數視執政。士大夫鄙俗者亦稱宣相。蓋務爲崇重。而不考其始焉。近歲詔客以例呼爲詔使。余在成都。見錢伯周丞相與制帥楊端明手書亦然。按朱忠靖閒居錄。宣和閒大閹李彥。按行京西。始呼詔使。蓋唐敕使之稱。今以稱士大夫。誤矣。

莫粹中轉官最速

近歲轉官最速者莫舍人粹中子純。慶元二年進士。是歲七月補承事郎。而嘉泰三年階官已爲中大夫出身。凡七考。共轉十六官。通爲五十八年磨勘。其間限員之日月不與焉。若任子細轉則爲七十年磨勘是歲明堂請任子吏部以庶官人仕未及十五年。格不下。蓋宣和間嘗立此法。自中興以來未之有也。陳勉之以慶元二年六月改官。至開禧三年遷特進。實歷十二考。共轉二十四官。自其執政後無序遷法。姑以侍從年勞計之。凡用一百二十四年磨勘。亦宰輔中所未有。若任子細轉則爲一百三十五年

宰執贈官例

故事從政亡歿。皆贈四官。執政五官。樞密使六官。宰相七官。若特進以上一官而已。嘉泰末周益公以少傅贈太師。蓋異數也。嘉定以後。錢伯周。樓大防。宇文挺臣。張肖翁之徒。皆例贈公少。過乎厚矣。費戒甫嘗爲執政。官至諫議大夫。乃止以銀青光祿大夫告第。實贈四官。是又少殺矣。按祖宗之時。而贈卹之典。多出特旨。不專用例。蓋考其勳德之大小。而分隆殺焉。此勸懲之意也。

奉常畢大事例遷儀曹

朱時敏師古眉山人也。淳熙末爲太常少卿。王季海喜其謹厚。欲用爲從官。而不敢薦。二年半不遷。數請外。季海留之。其妻樂安郡夫人任氏賢婦人也。以爲不可。師古力求去。一日方坐寅清堂。有老吏密言曰。

德壽宮服藥可知之否。師古嬰登曰。知之奈何。吏曰。少卿奚去之果。師古不語。既而得小龍。知潼川府。尤延之代爲少卿。視事一日而宣遺詔。耐廟四日。除禮部侍郎。師古乃悟。余因考紹興七年吳正仲。二十九年宋斐。皆以大喪禮畢。除儀曹貳卿。老吏習知之。故以微言留師古耳。

### 刺史以上無階級法

太祖階級法。諸禁軍將校有帶遙郡者。許以客禮見。自餘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義。時橫行諸使。尙未有遙郡之名。此文指禁軍指揮使帶防團刺史者耳。近歲李伯和尚書爲荊湖制置使。管軍節度使王喜橫挺下拜於庭下。僭也。余嘗記王公明以元樞爲四川宣撫使。都統制初參謁。拜副階上。典謁吏贊相公答拜。次統制官拜庭下。亦如之。次立椅子前受統領官拜。正將以下乃坐受焉。余謂統制官以上。官至正任。刺使者當以客禮見。管軍則合開寶五年之制矣。

### 從官典藩於制司不用申狀

謝用光自工部尙書論罷。久之。以大中大夫知夔州。移興元府。時劉仲洪爲蜀帥。故事。管任侍從官。於制置司申狀。止書檢不繫銜。用光至興元。始用申狀。吏以閔才元故事白。不從。嘉泰二年。用光就除制帥。趙全叔以華文閣待制代之。吏以伏申狀呈。全叔曰。我從官也。何乃爾。吏以用光近例對。全叔不樂。於是楊嗣勳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潼川府。何同叔自前禮部侍郎起爲夔路安撫使。全叔卽檄二公詢之。二公皆

不報全叔不得已遂復用申狀焉從官書檢不繫銜紹興十九年旨也

諸路倚郭二縣數

諸路州府治二縣者凡十有二東京開封府治開封行在臨安府治錢塘京兆府治長安成都府治成都

平江府治吳長洲建康府治上元紹興府治山陰隆興府治南昌福州治閩侯廣州治南海湖州治烏程雄州治

信容城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二

## 雜事

### 趙韓王六世小譜

忠獻韓王趙普，字則平，幽州薊縣人。曾祖吳國公冀，三河令。祖趙國公全，寶澶州司馬。父齊國公迥，相州司馬。遷居洛陽。齊國公生四子：長忠獻，次貞，尙書都官郎中；次安易，宗正卿；次正，東頭供奉官；忠獻三婦。長衛國夫人魏氏，生羽林衛大將軍承宗，次齊國夫人魏氏，生昭宣使誠州團練使贈中書令承煦。次陳國夫人和氏，後唐宰相凝之女也，生二女，皆度爲道士。承宗娶長樂郡主高氏，蓋太祖甥女也，無嗣。承煦字景陽，初娶仙源郡夫人孟氏，蜀主昶之女，繼延康郡夫人孟氏，昶子滕國公元喆之女，生子從約，字元禮，爲東上閣門使、象州防禦使、贈建寧軍節度使，娶曹氏，秦武惠王彬之女，封同安郡夫人。從約十四子：長思齊，左藏庫使、榮州刺史，贈華州觀察使，思齊生希魯，宜州觀察使，贈太保，希魯生瓌，字子偉，事高宗爲蘄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後更名述，述子演，早卒，演子溢，溢子謙叔，事孝宗爲武德大夫、文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從約中子思明爲引進使，有女適戶部侍郎范坦，思總閣門通事舍人，娶宋氏，武安軍節度使守約女，思復武經大夫、榮州刺史，娶錢氏，吳越王孫女，思恭崇儀使，娶馮氏，知樞密院事京之女，思文左藏

庫副使子希傑奉議郎知秀州孫珪武翼大夫知茂州思禮內殿承制子武節郎希詔娶向氏安康郡王宗回女封樂平郡夫人思靜國子博士思行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娶徐王向經女欽聖肅皇后之妹也子希仲衛尉寺丞凡韓王子孫之顯達者書於是矣紹興七年朝廷錄勳賢官其六世諸孫洪等十二人洪乾道末仕至修武郎知綏陽縣而死歸資爲盜所掠其女流落行乞於蜀中嘉定三年六月辛酉過吾鄉因得觀其世譜如右故摭其大槩書之以補史闕

渡江後名將皆西北人

渡江後將帥韓世忠綏德軍人曲端鎮戎軍人吳玠吳玘郭浩德順軍人張俊劉錡王燾秦州人楊惟忠李顯忠環州人全淵階州人馬廣熙州人楊政涇州人皆西人也劉光世保大軍人楊存中代州人趙密太原人苗傅隆德人岳飛相州人王彥懷州人皆北人也諸將中惟張韓楊之官最貴其諸子悉在行都張之子子顏子正皆爲次對雜學士楊之子僕爲列曹侍郎快至執政韓之子彥直彥質彥古皆爲戶部尙書岳之子霖起於流落亦爲兵部侍郎無復世將之風矣惟吳郭居近塞尙餘將種云

吳玠福不逮吳玘

吳襄烈珙本吳涪王玠庶弟也父辰爲軍校娶劉氏生子玠玘旣而其家婢生珙劉氏悍而妒辰憚之命玠名爲己子然珙爲人頗類玠屢歷行陣亦得軍士心晚與玘子挺同爲管軍節度使而玠官止使柏珙

止節制使。璘官至太傅，封新安郡王。挺亦至太尉。古人言智將不如福將，玠璘近之矣。奉議郎李荀，老太宰邦彥猶子也。娶璘中女，能道其家事如此云。其後挺子曦以叛誅，璘之他子孫皆廢徙。朝廷念玠保蜀之功，特免連坐焉。

### 趙開山改姓

開山，趙者，沂州土豪也。初姓趙，名開山，紹興末，金亮奇慮，人心不附。開山因聚衆山澤間爲盜，及金亮入侵，朝廷遣李寶入膠西，開山引兵自城陽會之，因改姓開山，名趙。示欲開趙氏中興之業也。旣而葛王立，趙隨寶歸朝，累官武略大夫、英州刺史。乾道庚寅，南郊當任子，自言今已姓開，不可使父無子孫繼後，乞將男天錫一名，許從趙姓蔭補，以繼父趙整之後，詔特許之。一家兩姓，自昔所未有也。

### 劉李二忠定得諡本末

壽皇時，前朝舊臣多得賜諡，往往官未至而特予之。蔡君謨之類是也。淳熙庚子，劉元城家請諡，上謂大臣曰：元祐黨籍中，朕幾不記此人。趙溫叔曰：黨籍從官以蘇軾爲首，安世乃第二人也。今其語錄尙傳於世，乃諡忠定。戊申歲，李伯紀家請諡，上偶未省，宰相周子充爲上言其平生大略，上言曰：志廣才疎，其張浚之徒歟。於是亦諡忠定。二事乃趙周二公親言之。

### 何道夫恬於進取

何耕道夫。德陽人。嘗爲省試榜首。知名士也。恬於進取。登第三十年。始自倉部郎官遷右曹。兼儲寮史院。國子司業。遂爲祭酒。兩學之士甚重之。道夫每退。輒徑歸杜門。未嘗造請。澹如也。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禮部齊侍郎慶曾罷。或謂道夫得之。已報行矣。部吏亦壻閣待其來。既而中止。或曰。道夫雅爲趙丞相所敬。然不甚親之。方進呈。乃以鄉國之嫌爲解。或曰。蜀人有與之異趣者。摘其早年之文。爲王抃密言之。故不果用。明年春。遷祕書監。其秋。溫叔罷。道夫亦求去。上諭大臣曰。趙雄罷政。而蜀士一空。然太薄惡。不可執政。因諭上旨。道夫迄不肯留。乃除知潼川府。比行。兩學之士送之關外。前所未有也。溫叔之罷也。蜀人爲所引者。往往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從容而去。時人稱之道夫當任子。先官其兄之子及其死者。其三子也。德方。德固。德彥。俱未出仕。以後並登進士科云。

李知幾豪邁

李石字知幾。資中人。進士高第。蜀人號爲方舟先生者也。紹興末。爲太學錄。右學生芝草。學官方賀。知幾獨以爲兵兆。由是坐斥。乾道中。自沈黎召爲都官郎中。後復論去。趙溫叔其鄉人也。驟貴。知幾以晚輩視之。不與通書。久之。起守眉州。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到官十日罷。未幾。溫叔秉政。自是不復起矣。溫叔免相。王季海代之。知幾與季海有學官之舊。自書近詩數十以寄。筆勢欹傾。殆不可辨。季海甚憐之。方議除官。而知幾死矣。知幾爲人豪邁。然亦褊急。爲小漕日。有石監庫者入謁。知幾視其刺。大怒。典謁吏以監庫稱。



之乃已。及罷去。成都有十遠之謠。石監庫還姓其一也。在眉山日。郡博士欲戲之。因命題云。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知幾語之曰。君乃欲痛箠石。令畜輩喜悅耶。聞者以爲善謔。

### 虞丞相去國恩數之盛

虞丞相再撫蜀。壽皇以詩送之曰。一德如公豈合閒。聊分西面欲憂寬。不辭論道虛台席。暫假宣威築將壇。風教已興三蜀靜。干戈載戢萬方安。歸來尙想終霖雨。未許鄉人衣錦看。其恩數之盛。自渡江以來。宰相去國所未有也。又用故事。賜家廟五室祭器。除其子公亮直祕閣。而給使費俊者。亦除閣門祇候。蓋非常典云。

### 宣徽副使

歐陽公集古錄。跋康約言碑云。約言嘗爲宣徽北院副使。以此見唐時南北院。宣徽各有副也。按唐德宗末年。趙殷衡爲宣徽院副使。已見於史中。不待康碑而可知也。

### 范季才五代史正誤有未當者

范季才五代史記正誤。甚爲詳博。但其間亦有辨之未當。如李琪傳。稱琪所私史。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帝大怒。季才按通鑑。稱琪改攝爲守。且謂以試爲守。特輕重之差。何至竄逐。以攝爲守。則是以無官爲有官。所以末帝欲深責也。季才但見今職事官以行。守。試。分職錢多少。故謂特輕重之差。不知未改官制前。

自有一種試銜。如云試校書郎試將作監主簿之類。皆選人也。若守監簿郎京官矣。秀才自於典故未熟。率意而言。尙史本不誤也。

昔人著書多或差誤

自昔著書。首尾多不相照。雖資治通鑑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編集非出一手故也。姑以一事論之。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並書於是秋之後。蓋編輯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誤繫之歲末耳。近歲呂伯恭最爲知古。陳君舉最爲知今。伯恭親作大事記。君舉親作建隆編。世號精密。余嘗考之。皆不免差誤。亦隨事辨之矣。朱文公通鑑綱目條貫至善。今草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綴輯。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於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史學。不熟歲名。故有此誤。余因諸生有問。亦爲正之矣。然則該貫古今亦非可薄之事。但不至喪志可也。

蜀帥聘幣不入私家者三人

近歲蜀帥聘幣之不入私家者。趙子直、德老、楊嗣勛三人而已。子直以調細民之焚室者。德老將去。聚宗室之在九縣者而分餉之。嗣勛併逐新之具不有焉。近例蜀帥代歸。輒以修城爲名。取買舟錢數萬計。及嗣勛召還。從省司取四千緡而已。先是陳端仁爲帥。馮廷式爲成都漕。端仁有聘幣。廷式例以元物易封

而報之。端仁大恨。至用他事。勅廷式於朝。壽皇知之不信也。近歲吳德夫人蜀。聞李仲衍之節甚敬之。比德夫入城。而仲衍首卻其餽。德夫請不已。乃面受分帑。吏而後荅書焉。德夫不平。由此二人稍有隙。廷式名憲。普州人。淳熙末。卒於司農卿。總領四川財賦。

### 傅陸修史舉代

嘉泰初。朝廷以中興史未成。召傅景仁龍學於泉南。起陸務觀華文於既老。皆以京祠專領史事。已而景仁除簽書樞密院事。老病不能拜。力辭。乃以爲資政殿學士出守。時務觀年且八十。復引年。遂以次對領祕書監。俄復致仕。朝廷命二公舉可代者。務觀薦京西轉運判官李伯珍。大異。景仁薦新除夔州路提點刑獄李季章。遂召伯珍爲祕書監。遷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而季章爲祕書少監。遷宗正少卿直舍人院。以至執政。不復領史事矣。

### 龔頤正續稽古錄

龔頤正字養正。和州歷陽人。曾祖原尚書兵部侍郎。頤正本名敦頤。少舉進士不第。用洪丞相門客恩。爲不理選限登仕郎。嘗著符祐本末三十卷。又撰元祐黨籍三百九人。列傳所佚者六人而已。洪內翰領史院薦於朝。初授下州文學。旋補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光宗受禪。改今名。用薦者。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大社令。宗正寺主簿。頤正著續稽古錄。盛言侂冑定策之勳。由是擢兼資善堂小學教授。遷樞密院編修。

官。嘉泰元年秋，詔以顧正學問該博，賜進士出身，兼實錄院檢討官，付以三朝史事。是冬遷祕書丞。未幾，月卒。及侂冑死，有詔毀其續稽古錄焉。

諸司屬官理當通判

嘉泰三年，忽有旨諸司屬官係京官者，理當通判。時張伯子同知之弟孝仲爲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卽除知成州。明年，擢提點利州路刑獄。未幾，虞雍公之孫易簡亦自福建幕擢守太寧，蓋用此例。

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

嘉泰三年，上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然遠方自如。四年夏，馬使彭輅至成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宜、漕連隴兩月自入境迎迓，以至折俎贈行，以楮幣錦綵書籍藥物計之，所得幾萬緡，而謝趙所得亦稱此。蓋諸路互送，惟建康成都最厚。諸司每會集一分，計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互送，則一飯之費，計三千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之，而鄰路監帥司尙不與。是年六月，趙漕自成都運判除四川茶馬，時省攝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之費。茶漕並置司，成都城中而去送迎迓公用水腳之費，各司爲數千緡。舊無所謂壓境錢者，謝用光始創之。趙並不離城中，而亦不受壓境錢。茲又可笑也。建康所謂六司者，帥漕總賦武騎二司帥，而主管行宮大內鑰匙官者與焉。每歲遇畱守按行，殿中官者輒置酒自居主席，而坐畱守於賓位。陳正獻公爲畱守，斥去之。其後范致能來，適復其舊。

莎衣道人

莎衣道人者，姓何氏，淮陽軍胸山人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舉進士不中。紹興末始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爛，晝則叩門乞食，夜則止於天慶觀之門外。久之衣益敝，則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以休咎，無不奇中。世號莎衣道人。孝宗聞其名，召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爲築菴居之。賜衣數襲，道人皆不受。道俗強邀入菴，大笑而出。復於故處。平江好事者，日以珍饌餉之，每食於通衢，逮飽即去。光宗卽位，又召，復不至。周南卿廷策所謂特遣王人聘問妖民於數百里之外者，此也。慶元六年，道人卒於平江。

陳應求正北使書儀

傳諱除館事附

自渡江後，北使往來，皆傳其國之御名廟諱，而本朝止傳帝名。又北使與館客往來文牒，皆以花字代書名。隆興再和，未之有改。乾道二年冬，陳應求初執政，會金賀正，且之使者至，應求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觀其狀，花書而不名。應求卻之，掌儀懼，白應求恐生事，應求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以前故事耶？使者詞屈，乃問應求，府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遺。」特爲陳公屈耳。自是遂以爲例。紹興元年，重明節，黃文叔以王府翊善奉詔接待，八月十九日至盱眙。文叔問掌儀田愿，高宗何以稱帝名而不稱廟諱，愿云：「自禘廟後，元未理會。文叔遂遣愿等持廟諱御名三紙以往。北使副視之云：『前無此例。』愿荅云：『此乃二十七

朔之外第一番講禮。帝名廟諱。合有分別。往返久之。北使副乃謂。願云。爲我謝使副。所言極是。當理。非不曉得。止爲來時。不會得。朝省指揮。止依得册子上行。難以專擅。切望相諒。文叔乃已。既而北使引接來傳。彼國名諱。自旻以下。至於其父。恭稱廟諱者。凡六人。旻。晟。宗。興。真。雍。允。恭。文叔歸而奏其事。乞後遣使人力議改正。蓋隆興更成之時。廟堂亟於弭兵。僅能正其大體。而交際之文。或未暇議。蓋不止一二也。舊例宰執親爲北使除館。且以三衛衛士給役。乾道元年。虞并父執政始革之。又歲賜金使金銀器皿。文思院造成。先令工部長武臨視。版漕繼之。次赴都亭驛。中使點集。復齎詣宰執。徧閱。然後進呈。淳熙十二年。李永叔昌圖爲工部侍郎。言不足以瀆至尊。於是止令赴都堂驗視。

張詔使金驟用

淳熙中。張詔君卿守歷陽。被旨交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象至館中。皆北地之服。君卿嘗識列聖御容。心知其試己也。卽向之再拜。館客者問之。君卿曰。詔雖不識其人。但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北朝祖宗也。敢不下拜。金人無語。孝宗聞而大喜之。由此驟用。

京仲遠將命執禮

思陵之喪。北人來弔。京仲遠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充報謝使。步軍司計議官劉端仁副之。仲遠至汴京。北人有例賜宴。仲遠辭樂。北人不從。相持凡十日。竟撤樂。乃赴上。甚器之。及還朝。上諭大臣曰。鐘

此節可嘉。尋常人多言節義，須遇事乃見。及進呈遷秩，上曰：鏜專對可嘉，當轉兩官。端仁亦比類。周子充等言：不必問轉官，在聖意除擢可也。上曰：只依例轉官，便與除擢。又曰：此事全是京鏜。若劉端仁所謂因人成事者，鏜則毛遂也。鏜除侍從，端仁亦當稍旌別。可令密院進擬，除環衛官。於是詔京鏜將命執禮可嘉，爲朝請郎、權工部侍郎。劉端仁爲修武郎、左驍騎郎將，而武經大夫京畿第二將國信所通事田愿亦遷武節大夫。十五年六月壬辰也。後四十日，蜀帥趙子直以疾求去。上諭大臣曰：汝愚召赴行在，京鏜人才磊落，可除待制。四川制置子直聞之，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仲遠當時所立如此。

### 張通古能詩聰慧

北人張通古者，紹興八年，以行臺侍郎來使。通古稍能詩，其還也，歸正燕人周襟，與通古舊知，奏乞送至境上。通古至安豐，贈詩爲別曰：良人輕一別，奄忽易春秋。明月望不見，白雲徒自愁。征鴻悲北渡，江水奈東流。會話知何日，如今已白頭。通古性聰慧，秦檜嘗以胡邦衡封事示之，一覽卽能誦。

### 奉使入北境車子數

舊例南使入北境，金遣伴使來迓，正副使以下至三節人皆乘馬，其後以南人不習騎，乃易以車子，使去來乘之，使副各一車，上中節各四車，下節三十二人共五車，每車以馬騾十餘曳之，又發白軍四百人護

送所使縣令皆迎迓於境上。至開封，乃賜御宴。真定又賜之。常使至燕京，寓於來遠驛。若泛使則居寧遠驛焉。

### 愛王之叛

愛王葛王孫也。始允恭既早世，葛王愛其兄越王，欲立之。既而不果，金主立愛王。遂謀叛。爲其妻父布薩琦所告，事覺，乃以放牧會寧府爲名。據上京以叛。明昌六年三月丁酉也。金主三召之不至，因結契丹蒙古以叛。取慈、岳等州。時越王在咸平，契丹檄金人請立之爲帝。金主徙王於慶陽。五月丁酉，賜王死，誅其家屬八十餘人。惟愛王在焉。至今爲金國患。布薩琦卽承安四年來賀上生辰者。

### 岳少保誣證斷案

岳武穆飛之死，王仲元揮塵錄載王俊告變狀甚詳。且云嘗得其全案觀之。仲貫甫爲尙書郎，問諸棘寺。則云張俊、韓世忠二家爭配饗時，俊家厚賂取其原案藏之。今不存矣。余嘗得當時行遣省劄，考其獄詞所坐，皆一時煨煉文致之詞。然猶不過如此。則飛之冤可見矣。今錄於後。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狀進尙書省劄子。張俊奏張憲供通爲收岳飛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奉聖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聞奏。今勘到神龍衛四廂都指揮司閬州觀察使高陽關路馬步軍使副都總管御前軍都統制權副都統節制鄂州軍馬張憲僧澤一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添差廣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



于鵬右朝散郎添差通判興化軍孫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禮泉觀岳雲省蔭入智浹承節郎進奏官王處仁從義郎新授福州專管巡捉私鹽蔣世雄及勘證得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岳飛所犯內岳飛因爲探報得金人侵犯淮南前後十五次乃受親劄指揮令策應措置戰事而坐觀勝負又逗遛不進及因董先張憲問張俊軍馬如何怎生地言之道都敗了回去也使乃指斥乘輿問張憲董先道你只將一萬人已跽踏了及因罷兵權後又令孫革寫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又令看訖焚之又令張憲虛申報四太子大兵前來侵犯上流自是之後張憲商議待反背而據襄陽及把截江岸兩下令擄官私舟船又累次令孫革奏報不實及制勘虛妄等罪除罪輕及指斥乘輿情理相切害者斬係罪重外法等稱律有臨軍征討稽期三日者斬其岳飛合依斬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看詳岳飛坐擁重兵於兩軍未解之間十五次被受御筆拜遣中使督兵逗遛不進及於此時輒對張憲董先指斥乘輿情理相切害者又說張憲董先跽踏張俊韓世忠人馬及移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致張憲意待謀反據守襄陽等處作過委是情理深重赦罪人情重法輕奏裁張憲爲收岳飛書令憲別作擘畫因此張憲謀反要提兵占據襄陽投拜金人因王俊不允順方有無意作過之言并知岳飛指斥切害不告并依隨岳飛虛申無糧進兵不得及依于鵬書申岳飛之意令妄申探報不實及制勘虛妄除罪輕外法等稱律謀叛絞其張憲合於絞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仍合依例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

本人犯私罪絞。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岳雲爲寫謄目與張憲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擊。因此致張憲謀叛除罪輕次等外。法等稱。敕傳報朝廷機密事流三千里。不以陰論。敕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役流。律五品犯流以下減一等。其岳雲合比加役流。私罪斷官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入官勒停。看詳。岳雲因父罷兵權。輒敢交通主兵張憲。節次催令得與心腹兵官擊。因此致張憲提兵謀叛。及傳報朝廷機密惑亂軍心。情重。奏裁岳雲犯私罪徒。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于鵬爲所犯虛妄。并依隨岳飛寫謄目與張憲等。妄說岳飛出使。并令張憲妄供探報。除罪輕外。法等稱。敕爲從不配律。五品犯流罪減一等。于鵬合徒三年。私罪官減徒二年半。追一官。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于鵬犯私罪徒。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孫革爲依隨岳飛寫謄目與張憲稱措置擊。畫等語言。并節次依隨岳飛申奏朝廷不實。除罪輕外。法等稱。律奏事不實。以違制論。徒二年。律官犯罪徒減一等。其孫革合徒一年半。私罪官減外徒一年。合追見任右朝散郎一官。官告文字。當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孫革犯私罪徒。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王處仁爲知王貴申奏朝廷。張憲背叛供仲岳飛。并說與蔣世雄。法等稱。敕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三千里。配千里。應罪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加役流。官當準徒三年。其王處仁合於比加役流。私罪斷。合追見任承節郎。并歷任承信郎。共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三年。據案別無官。當更罰銅八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處仁犯私罪流。舉官

見行會問候到別作施行。蔣世雄爲見王處仁說王貴申奏朝廷。張憲待背叛事於岳飛處覆除罪輕外。法等稱律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三千里。從減一等。其蔣世雄合徒三年。私罪斷官減外徒二年半。合追從義郎秉義郎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餘半年。更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蔣世雄犯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僧澤一爲制勘虛妄。并見張憲等待背叛。向張憲言不如先差兩隊甲馬防守總領運使衙門。并欲與張憲詐作樞密院劄子發兵過江。及要摸刻樞密院印文。除罪輕外。法等稱律謀叛者絞。從減一等。其僧澤一合流三千里。私罪斷合決脊杖二十。本處居住一年。役滿日放。仍合下本處。照僧人犯私罪流還俗條施行。情重。奏裁智浹爲承岳雲使令。要將書與張憲等。并受岳雲金馬。令智浹將書與張憲等。共估錢三百二貫足。除罪輕外。法等稱律坐贓致罪。一貫徒一年。十貫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謂非監臨主司。因事受財。七品官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其智浹合徒三年。贓罪贖銅六十斤。情重。奏裁小帖子據貼黃稱契勘。岳飛次男岳雷。係岳飛一處送下。今來照證得岳雷別無干涉罪犯。緣爲岳飛故節飲食成病。依律合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覲。候斷下案內人日。所有岳雷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又小帖子稱所僧澤一合下本處依條施行。又小帖子稱契勘數內于鵬。見行湖北轉運司根究。銀絹等四百萬。合下所屬照會。候根究歸著日。即乞依今來所斷指揮施行。又小帖子稱看詳岳飛。張憲所犯情重。逐人家業。并家屬合取自朝廷指揮。拘籍施行。看詳岳飛等所犯內。岳飛私罪斬。張憲私罪

統。並係情理所重。王處仁私罪流。岳雲私罪徒。並係情理所重。蔣世雄、孫革、于鵬私罪徒。並係情理稍重。無一般例。今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斷。有旨。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雲并依軍法施行。令楊沂中監斷。仍多差兵將防護。餘依斷。于鵬、孫革、蔣世雄、王處仁除名。內于鵬、孫革永不收敘。于鵬送萬安軍。孫革送溇州。王處仁送連州。蔣世雄送梧州。並編管僧澤一決脊杖二十。刺面。配三千里外州軍。牢城小分收管。智決決臂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軍編管。岳飛、張憲家屬分送廣南福建路州軍拘管。月具存亡奏聞。編管人并岳飛家屬。並令楊沂中俞俟。其張憲家屬令王貴、汪叔詹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併上路。岳飛、張憲家業籍沒入官。委俞俟、汪叔詹逐一抄割。具數申尙書省。餘依大理寺所申。並小帖子內事理施行。仍出榜曉諭。應緣上件公事之人。一切不問。亦不許人陳告。官司不得受理。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三

## 官制一

### 平章軍國事

平章軍國事。開禧元年初置。以命韓侂胄。國朝舊相。特命平章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歷初。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公卒。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目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者。則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官三京尹三路帥臣已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及侂胄將拜平章。儀曹蕭景伯討論典禮。乃請三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大率皆用申公故事而損益焉。其後邊事起。又命一日一朝。尚書省印亦納於其第。宰相僅比參知政事。不復知印矣。始時禮官議廣左丞相府以爲侂胄第。又議仍給節度使俸。侂胄引義控辭。有詔褒納而止。蓋侂胄繫銜比申公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此當時討論之本意。

參知政事併除三員

參知政事自乾德以來止除二員或一員而已。嘉泰三年春，謝子肅初免相，許深甫爲參知政事。既命陳勉之以樞長兼權，俄又除袁起巖，蓋三員也。時朝廷未置相，故勉之以員外兼。此亦國朝所未有。嘉定初，又命雷季仲、婁彥發、樓大防亦三員，遂爲故事。

權提舉編修玉牒

權提舉編修玉牒者，自乾道元年錢處和始。故事，玉牒以首相領之。紹興十二年初復玉牒所，欲重其事。既以秦會之提舉，十四年五月，又命執政程元翽同兼，非常制也。自後相府闕，則以首參兼，仍帶權字。淳熙十五年五月，王丞相去位，周益公以右揆兼領。時勅令所纔罷，而首參雷仲至無兼局，益公奏乞以仲至權提舉玉牒，許之。宰相在位而執政權領寶牒，自此始。

權監修國史

權監修國史亦自錢處和始。時當隆興二年十二月，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官領之。其後曾欽道、鄭仲一、姚令則、葉夢錫、龔質之、李秀叔、范致能、趙溫叔皆用此例。淳熙五年十一月，溫叔爲右丞相，陸兼提舉國史院，錢景魏代爲監修國史，以批不帶權字。景魏免職，有曰丞疑兼領，上加丞攝之名，忽冒真除。茂聞近比，周益公在翰林當爲答詔，援故事乞仍帶權字，許之。蓋一時直筆者偶失契勘，故景魏以

爲疑。自後率帶權字。

### 權提舉國史院

權提舉國史院。自乾道元年三月虞并甫始。時以闕相故。與錢處和分領兩史院。其後魏南老、李秀叔、施聖與皆以執政官暫權。闕相故也。南老遇入相。落權字。秀叔、聖與皆以命相免兼。蓋兼修國史者。指日曆也。提舉國史院者。指正史也。紹興中。秦會之以監修兼提舉。二十六年五月。並命沈守約、万俟卨二相。始分領焉。始時左相領日曆。右相領史院。若止命一相。則參知政事權提舉國史。如是有年。乾道九年十月。曾欽道以右授提舉國史院。而鄭伸一以參政權監修國史日曆。蓋循例以史院命相。而非以史院爲重。自是並置二相。則復舊制。以監修國史命首相。止置一相。則宰相領史院。所謂監修國史者。以首參權領焉。迄今遂爲永制。

### 權提舉實錄院

權提舉實錄院者。自乾道二年十二月魏南老始。其後李秀叔亦爲之。皆以無相故也。紹興以後置二相。則右相仍領實錄院。無次輔則以執政官權。

### 庶官除同修國史

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爲之者。隆興初。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始特命焉。乾道二年冬。洪

景盧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蓋用此例。四年九月，胡長文自右司除起居舍人。明年，有旨陞帶。長文引故事力辭，乃命兼編修如舊。自趙溫叔後，修注官無復兼同修者矣。

權同修國史

權實錄院同修撰

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自淳熙三年正月李文簡始。故事，修史修撰皆從官爲之。惟胡邦衡嘗以起居郎兼同修撰，後無繼者。及是，文簡再還朝爲祕書監，上欲付以史事，故特命焉。後兩月遷禮部侍郎。遂落權字。嘉泰後，陸務觀、李季章皆踵爲之。近制，修撰同修撰通止四員，檢討六員。嘉定二年十二月，曾君錫自起居郎兼檢討官，除權侍郎當陞帶，而員數已溢，乃降旨權以檢討官繫銜，候有闕日陞帶，從官爲史討自此始。

翰林權直學士院權直

翰林權直學士院權直，皆自崔大雅敦詩始。故事，直院必以侍從若左右史爲之。其間沈虛中、以少司成、莫子濟、王經伯、王季海，以宗正太常少卿兼權直院，蓋殊命也。乾道九年十二月，孝宗初命大雅以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踰年以憂去。淳熙五年九月，復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始議以翰林乃書藝應奉者所居，非專指詞臣也。遂改兼學士院權直。自是葛楚甫、趙大本、熊子復皆以學士院權直爲名。十六年正月，倪正甫始復兼翰林權直。紹興後，或稱學士院，或稱翰林，蓋不常云。



直舍人院

直舍人院。祖宗時有之。官制行以中書舍人爲宰相屬官。號後省。故以他官兼攝者。但謂之權舍人而已。嘉泰四年。李季章以宗正少卿權中書舍人。而中字犯祖諱。季章辭。有旨除公移外。權以直舍人院繫銜。季章乃受命。不知舍人院廢已久。蓋大臣失於討論也。

侍立修注官

侍立修注官者。自羅春伯始。祖宗時。以起居舍人寄祿。而更命他官領其事。謂之同修起居注。官制行。復爲郎舍人。淳熙十五年十月。春伯自戶部員外郎除右史。避會祖諱。乃以爲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史或闕。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

度官兼侍講

侍講自去學士後。秩止正七品。然率以侍從官兼之。紹興五年閏二月。范元長以宗卿。朱子發以祕少并兼之。蓋殊命也。乾道六年十一月。張敬夫始復以吏部員外郎兼侍講。蓋中興後。庶官兼侍講者。惟此三人。若紹興二十五年十月。張扶以祭酒。隆興二年八月。王宣子以檢正。乾道七年九月。林景度以宗卿入經筵。亦兼侍講者。蓋扶本以言路兼說書。成陸其秩。宣子時攝版曹。景度嘗爲右史。且有敬夫舊例。故稍優之。皆有以也。近歲陳正仲。朱仲文以諫官兼侍講。後遷少常。因而不。蓋用胡邦衡例。其餘庶寮無復

兼者矣。

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

祖宗時臺諫例不兼講讀。蓋以宰執間侍經席避嫌也。神宗用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中興後王尚書賓爲御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遂命兼侍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爲王唐公徐師川二人皆上意也。紹興十二年春。万俟卨中丞高。羅諫議汝楫並兼講讀。蓋秦楚材梓。是時已兼說書。便於傳導。自後伯楊繼之。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檜死。遂罷兼。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二年臺丞諫長伯副端諫丞諫長兼經筵者止三人。正言司諫已上。無不預經筵者。未及兼者。惟張伯子。李景和二人云。

非臺丞諫長而兼侍講

正言兼說書。自巫端明伋始。副端兼說書。自余端明堯弼始。察官兼說書。自陳少卿夔始。紹興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主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丞諫長而以侍講爲稱。又自此始。其後猶或兼說書。臺官自尹隆興二年稿。乾道九年諫官自詹元宗。十二月後。並以侍講爲稱。不復兼說書矣。

修注官以史院易經筵非故典

自朱子發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講。嘉泰二年八月。林伯玉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其年閏十二月。鄧伯允自右正言兼侍兼除起居注舍人。伯玉改兼權刑侍。伯允改兼史院檢討。非故典也。開禧元年。

八月，裴彥開自言路徙奉常兼權中書舍人，亦以史院易經筵，遂爲定例。三年十月，朱仲文自司諫改奉常兼講如故。意者以其兼權吏侍故也。十一月，王簡卿去諫院爲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猶以爲不可罷之。嘉定元年春，黃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兼如舊。合故典矣。白渡江後，惟王履密論以右史兼說書，其他無此比也。

### 博士正字兼說書

崇政殿說書，渡江後自尹彥明始。彥明初以祕書郎兼之，後多以命卿監察官。中間王龜齡、范致能、王與正皆以郎官兼，亦殊命也。若紹興中，陳少南以博士兼說書，乾道末，崔大雅以正字兼說書，此則國朝所未有也。

### 非科目而兼侍讀者濫吹

中興後，非科目進身而侍講讀者，自徐師川始。其後陳幾叟、蘇仲虎、孫太沖、尹少稷、王能甫、姚令則、蘇季真繼之。議者謂亦不無濫吹。若錢處和、伯同父子，則第以爲執政兼官，非諸人比耳。張敬夫元不賜第，與此不同。

### 太常除卿

太常卿正四品，自元豐改官制後，虛而不除。嘉泰三年十一月，陳正仲自江西提刑赴召，除太常卿，告謝日賜二品服，非常制也。不數日，改權兵部侍郎，疑大臣失於討論，故亟遷之耳。

館閣校理

館閣校理未改官制前有之。嘉定初，置舍人元剛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元剛，仲至之孫也。以祖諱辭，乃命權以館閣校理繫銜。此亦元豐以來所未有。

宰相兼東宮三少

東宮三少在祖宗時爲散秩。前宰相及執政官告老者例得之。仁宗在春宮，李文定公以參知政事兼賓客及陞相位，遂進兼少傅。此宰相兼宮寮之所從始也。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丁謂之兼少師。樞史曹利用兼少保，而參樞諸人並兼賓客。自後欽宗、神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復置。開禧三年十二月，韓侂胄既誅，史同知自詹府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錢丞相兼太子少傅。明年並置二相，左相改兼少師，右相兼少傅。未幾，右相丁內艱，左相亦去位。又明年，右相起復，遂進兼少師焉。

東宮講官

東宮講官者，舊無有。嘉定己巳春，侍講余文字少卿接伴北使，乃命館職劉仲則時暫兼權。仲則名筴，莆田人，時爲著作郎。

太子舍人

太子舍人，渡江以前有之。紹興乾道間皆不置。嘉定初始置。除王舍人元實後，以館職任伯起兼之。慶元

命太子舍人與中書舍人皆從七品。而中書舍人又在舍人之上。然故事亦未嘗除。

###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舊無有。紹興三十年。孝宗爲建王。王龜齡以校書郎兼小學教授。時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傅故也。淳熙七年。今上爲英國公。年十三未就傅。其年正月。大理正王尙之面乞對依故事。擇儒臣爲東宮小學教授。遂命楊嗣勳兼之。上命宰相指揮其人。趙丞相言。楊嗣勳雅蘊藉操守甚正。遂命之繼之者劉德修也。

### 資善堂翊善贊讀

資善堂翊善贊讀。紹興五年六月初置。以命朱子開范元長。時孝宗以建國公就傅故也。其後孝宗出閣就第。而信王幼。亦命近臣踵爲之。開禧元年七月。皇子初封榮王。命程少逸左史兼贊讀。少逸以祖諱辭。乃命軍器監趙子中兼領。其不稱王府。而以資善繫銜。蓋以未出閣之故。子中江陰人。名夢極。嘉定初。卒於給事中。

### 資善堂直講

資善堂直講。紹興中無有。開禧元年七月初置。以命鄒景初。皇子之未王也。景初以著作郎兼小學教授。故就用之。

### 資善堂小學教授

資善堂小學教授舊無有。慶元六年四月始創。以命蕭國傅景伯。時東宮纔封衛國公。未正名故也。舊制資善堂稱翊善。若皇孫則爲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至是參用之。景伯名連。新喻人。父燧。淳熙中執政。景伯淳熙十四年廷試第四人。慶元四年冬。除太學博士。明年。遷國子。又明年春。兼實錄院檢討官。遂爲學官之選。數月除祕書郎。不數年。累遷至禮部尙書云。

資善堂說書

資善堂說書者。開禧元年七月初置。以命張聲之。時太子初就傅。李諫議伯珍建請增置講官。用嘉祐故事。以說書爲名。從之。然嘉祐間。英宗止除防禦使。故宮僚以皇子位伴讀說書爲稱。自紹興初。已置資善堂。翊善贊讀。其後王府又置直講官。屬之名甚備。至是乃沿襲故名。蓋伯珍失於討論也。

皇子位說書

皇子位說書。紹興三十二年八月置。以命吏部員外郎何備。司封員外郎陳良佐。光祿寺丞唐堯封。蓋時莊文太子。魏惠憲王。光宗皇帝。皆以正任奉朝。請用嘉祐典故也。九月。三皇子皆封。王乃置直講贊讀如舊制。

王府翊善

王府翊善。國初以來有之。品秩亦不甚崇。今慶元令爲從七品。雜壓在翰林良醫之下。蓋庶官也。孝宗初

就傅范元長以待制兼資善堂翊善。自是率以從官爲之。其後親王府不復除。第以朝士兼贊讀直講而已。淳熙末。今上在嘉邸。西丞相始薦用黃文叔。自祕書郎除翊善。不爲兼官。非常制也。其後文叔遷起居舍人。歷中書舍人給事中。皆兼翊善。是以從官下兼七品之職矣。紹熙四年夏。文叔坐論鄭侍郎汝諧事。眞拜兵部侍郎。去翊善。文叔辭不拜。王爲之請。後月餘。改寶謨閣待制。仍兼翊善。蓋始終六年云。

### 王府記室參軍

諸王府記室參軍。靖康以前並置。或以朝臣兼領。係第二任知州者。得理提刑資序。渡江後不除。乾道初。魏王典藩。始並除二員。彼位在諸州通判之上。後用耿子直申明。並同職事官。序位在正字之下。今慶王令親王府記室從八品。在供奉官之下。兩使職官之上。然魏王府所用。率以望人爲之。非通判職官之比矣。凡記室長史司馬。皆以二年爲任。乾道七年二月己巳降旨

### 吳王益王府教授

吳王益王府教授。在紹興初。謂之親賢宅講書。從舊制也。十二年改爲府教授。命館職二員兼之。尋又併爲一員。所教親賢宅南班宗子也。三日上講。月給湯茶錢十緡。舊醴本府宗子科錢充之。淳熙中。劉德修爲教授。辭不取。孝宗聞其事。遂命戶部給焉。

### 宗學博士

宗學

宗子博士。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也。至道元年。太宗將爲皇姪等置師傅。執政謂環衛之官。非親王比。當有降。乃以教授爲名。咸平初。遂命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宮者。太祖太宗諸王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北宮者。魏悼王子孫處之。所謂廣親宅也。二宅教授。初止六員。治平初。以宗室浸盛。有詔三十以上。增置講書四員。十四以下。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以分教之。崇寧初。以宮宅相去遠。乃令各官置大小二學。增教授二員。不置講書。五年。又改稱某王宮宗子博士。位在國子博士上。靖康之亂。宗學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員。隆興省官。旋減其一。自是月朔止一人上講。所教惟南班宗室十餘人。往往華皓。每教授初。除及朔望。則赴堂一揖而退。嘉定九年十二月。始復置宗學。改教授爲博士。又置宗學教諭一員。並錄宗正寺博士在太常博士之下。教諭在國子正之上。俸給人從賞典。依國子博士及正體例。於是宗室疏遠者。皆得就學。而彬彬可觀矣。旋有旨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 提舉太史局

提舉太史局。紹興五年初置。以命權戶部侍郎薛象先。蓋祖宗時。有提舉司天監。如司馬公。錢彥遠。沈存中。王和甫輩。皆嘗爲之。趙子直秉政。用此故事。其後言者。摘指之。蓋弗深考耳。

### 國用司參計官

國用司參計官者。開禧二年始置。乾道間。孝宗嘗命輔臣兼制國用。然無官屬。但於三省戶房。置國用司



而已。胄侂將用兵，既復故事，始以侍從一員兼參計官，卿監一員兼同參計官，募人陳遺利，又索諸路諸司州縣羨帳而取其餘，非乾道設官之意矣。然是時，四川州縣諸司皆不以實報，惟江浙諸州頗遭掎取之害，侂胄誅亦廢。

### 提領拘催安邊錢物所

拘催安邊錢物所者，嘉定元年置。時甫廢國用司，而侂胄及諸閹省吏之家，貨財皆已簿錄，黃伯庸疇若爲殿中侍御史，請創此名，遂命與戶部侍郎沈信叔，執同領其事。卽御史臺置局，又以宰屬一員同領，仍許伯庸不拘常制到堂。伯庸等請卿監一員提領安邊庫，朝士二員爲拘催官，乃揭榜募人言拘催事，許之。其後會其入歲得七十萬緡，專充北朝所增歲幣，其田宅契券皆藏之御史臺庫，命臺官一員典領局罷。伯庸以下皆進官有差。

### 六院官入雜歷

六院官入雜歷事，甲記已具。淳熙四年既削去，近歲乃復舉行，其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學博士之上。六院官通計十二人，皆得轉對，但不入品耳。然六院本以爲邑有政績者爲之，故例爲察官之選。登聞檢鼓一員，諸司諸軍幹辦官各一員，諸司諸軍審計司幹辦官各二員，官告院主管官二員，都進奏院監官二員。

### 四提轄

四提轄。謂權貨務都茶場、雜買務、雜賣場、文思院、左藏東西庫是也。權貨務場掌鹹茗、香礬、鈔引之政令。紹興初沿宣政舊例置提領官。率以故省吏爲之。後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百萬緡。建康一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江四百萬。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分屬總領所焉。開禧末以總所侵用儲積錢。始令徑隸提領官。不屬總所。買務賣場蓋唐宮市之遺制。近制凡宮禁月料、朝省紙劄、文思院之製造和劑局之修合皆所取給焉。至若斥左帑封樁之幣與編估打奪則賣場掌之。紹興六年始置提轄官總其事。文思院掌金銀犀玉工巧之制。綵繒裝鈿之飾。若輿輦法物器皿之用。監官分上下兩界。而轄官兼總之。左藏東庫以儲幣帛繩紬之屬。其歲入率百四十萬端。西庫以儲金銀錢券絲纒之屬。其錢券歲入率二千萬緡。宮禁百司禁旅三衙祿賜皆取給焉。監官凡五人。分帑而治。而轄官一人總之。紹興間擇丞若簿之隸於計曹者兼領之。乾道七年四月始專置。先是四轄官外補則爲州。內遷則寺監丞簿。亦有徑爲雜監司。或入三館者。乾道八年十二月權貨王禮除福建市舶左議王揖除九路總領司。淳熙七年三月熊子復自文思院校書郎。近歲人望稍輕。往往更遷六院官。或出爲添倅。非曩日之比矣。

三省監門官

三省樞密院監門官。舊以小使臣爲之。嘉定六年九月諫官鄭景紹言。部門以京朝官。則省門事體尤重。遂亦命京朝官。曾經作縣通判資序人爲之。

六部監門官

六部監門官。紹興二年初置。秩比寺監丞。郎官有闕得兼之。內遷則爲寺監丞。或權郎。外除至有爲諸路總領者。紹興十年。呂郎中希常二十四年。蘇寺丞振是也。乾道後。補外止爲州。內遷止爲寺監簿。紹興後。又有爲添倅者。其選滋益輕。陳勉之與王誠之。給事有舊。誠之名信。水人。迭用其子駒驥爲之。二人皆小京官。監當。駒以言者論其資淺。已之比。勉之南遷。駒亦罷去。

六部架閣官

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迄宣和再置。再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舊制成案。置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今金耀門無復。司則悉藏之架閣矣。主管官號掌故。擇選有時望之人爲之。例爲編刪學官之選。近歲滋益輕。至有待次累年者。朝廷患之。嘉泰末。有旨非闕官不除。有選人家園中。其父與陳勉之有舊。至是入都見勉之。求爲掌故。勉之對衆厲聲曰。外間豈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爲之踟躕。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耶。其人卽於坐側。取一幅書示之。乃勉之答書也。略曰。珍貺鼎至。晃耀老目。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粟金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嘆息而去。嘉定八年七月。又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

### 宮觀使

宮觀使自眞宗時始置。以現任宰執領之。及王文貞公罷政。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此前宰相領宮觀之所從始也。熙寧初。富文忠公殉。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洛。此宮觀使居外之所從始也。渡江後。前宰相在經筵者。不以官高卑率爲宮使。若他使則使相以上乃得之。其居外者。必官至三少乃除。淳熙中。崇憲靖王自節度使拜使相。封郡王。中書進擬提舉洞霄宮。周文忠當制。引故事。宗室使相外居者。當得觀使。上批如所請。紹熙初。趙文定以使相判潼川府。乞奉祠。乃除醴泉觀使。非舊典也。開禧末。陳勉之以特進罷相。不帶職。乃亦除觀使。蓋章達之侍郎。當制失之。翊日。李季章進呈。改提舉洞霄宮。合典故矣。天禧以前。崇觀以後。宮觀使之名甚衆。渡江以後。宮觀不復置。而觀使有三。前宰相則得醴泉。宗戚則得萬壽。又其次。則得祐神云。宣政間。又有提點宮觀官。在提舉之下。主管之上。今省。

臨安少尹

判官  
推官

臨安少尹。乾道七年五月置。用敷文閣直學士鬼子正爲之。以東宮領尹故也。子正旣罷。沈德之、姚令則輩皆以權侍郎繼爲之。九年五月。東宮解尹事。復置帥守如故。始置少尹。又置判官二員。推官三員。判官李秀叔以起居舍人兼。劉文潛以國子司業兼。推官則正除金部員外郎。陸之望將作少監。馬希言朝奉郎。錢仲判官。依兩省官奉使法。推官序位在諸州知州之上。任滿理爲知州一任。五月十二日。初命刑獄

公事。皆決於少尹。皇太子就東宮裁決。少尹日受民詞。以白太子。閒日率寮屬詣東宮稟事。惟命官犯罪及餘人流配已上。則具事聽東宮裁決。凡文書應奏者。太子繫銜。朝省臺部。則少尹以下連申。寺監及本路監司。並令移牒。舊兩通判職務。令第一第二員推官主管。簽判職官職務。令第三員推官主管。俄有旨。少尹比知府。判官比通判。推官比幕職官。其統臨職分。並照從官條例施行。六月二日。用太子請也。或謂已降旨。子正所建明。由是與文潛不叶。而罷。明年。仙除吏部郎中。又請以三推官分治三獄。從之。九月丁亥降旨。

### 寧國府明州長史司馬

諸王府長史司馬。唐有之。本朝不置。以親王不領事故也。乾道七年二月。魏惠憲王出鎮宣城。始制寧國府長史司馬。序位依兩省官奉使法。淳熙二年十月。移四明。亦如之。初議長史得治民舉吏如郡守。司馬如通判。於是沈度請本府公事。並經長史決遣。舉具名件。申魏王照會。長史司馬五日一詣王稟事。許之後數月。王言如此。則是長史欲處臣於無用之地。何以謂之判寧國府事乎。望只委長史司馬分治財穀之司。依舊令臣引押吏民詞狀。奏可。前旨七年四月壬戌。後旨四月庚辰。後移明州。王又請置制置司。得自舉吏。淳熙二年四月癸亥。許之。仍免給朝典云。

### 制置大使

制置大使。唐有之。本朝不除。紹興初。始以命席大光。時大光以前執政帥長沙。而大將王瓌已先爲制置

使。故加大光大字。猶祖宗以文臣爲制帥之意也。其後李伯紀在江西。趙元鎮在浙東。呂元直在浙西。皆用此例。及大光將入蜀。朝廷以吳玠已爲宣撫副使。乃除大光成都等路安撫制置大使。位在宣副之上。大光以憂去位。遂不復除。開禧末。江淮用兵。起邱宗卿守金陵。留鑰。宗卿嘗以簽樞督視軍馬。於是趙淳已爲江淮制置使。乃沿故事。命宗卿爲江淮制置大使。後宗卿召。以何自然代之。自然始兼江東安撫。俄申命兼大使。如宗卿例。已而罷四川宣撫。又以安子文爲制置大使。兼知興元。朝議以子文恩數視執政。故加大字。先是李端友。程東老。趙溫叔。皆以前宰執知成都。止爲制置使。趙得老執政。恩例亦然。今別加大字。蓋用自然例也。舊例四川制置大使及制置使結銜。皆在知府事上。比子文降告其結銜。乃在下。亦非典故。

庶官結銜稱安撫使

安撫使舊制。大中大夫以上。曾歷侍從官者乃得之。若庶官則止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隆興中。馬舍人騏。自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淳熙中。陳少卿叔達。自宗正少卿兼權給事中。補外。後馬以中大夫祕閣修撰守瀘。程以集英殿修撰守洪。皆不稱安撫使。蓋故事也。嘉定二年二月。劉德修以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守襄陽。及出告。乃正稱安撫使。德修嘗爲起居郎。非侍從。不知何故。乃爾。問其諸子。亦莫之知云爾。

諸軍都統制者自漢江以前亦有之。然未爲官稱。蓋是時陝西河東北三路皆以武臣職任。高有智略者爲之。馬步軍副都總管。遇出師征討。則加以都統制軍馬之名。猶今節制軍馬之類。非有分司職分也。建炎初。置御營司。始以劉鄩王爲本司都統制。其下分爲五軍。各置統制。以諸將張韓等爲之。苗劉既誅。張韓又改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則已不隸御營司矣。紹興初。御營司罷。有旨諸大將之軍。稱神武五軍。諸小校之兵。少者謂之神武副軍。並隸樞密院。俄又以神武名乃高歡諡號。改神武五軍爲行營五護軍。韓世忠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張俊稱中軍。王瓌稱前軍。巨師古稱後軍。其後右護軍叛降僞齊。於是吳玠軍始以右護軍爲號。四年。玠陞宣撫副使。其弟璘爲右護軍都統制。諸將故與璘等夷者。惟楊政。郭浩。乃以政爲宣撫司都統制。屯興元府。浩爲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十一年。張韓岳三大將皆罷兵。乃收其所部爲御前諸軍。而都統制皆以屯駐州名冠軍額之上。獨川陝如故。十九年。鄭仲亨罷宣撫副使。於是漢沔兩大將。次第改爲御前諸軍。其繫衝。則璘稱利州西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改稱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浩時已死。故金州無都統制。但以武臣知州事節制御前軍馬入衝。三十一年。王彥始除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乾道五年。王公明入蜀。奏乞三都統。並依江上諸軍隨駐劄處繫衝。庶幾一體。其十月有旨從之。江上始有京口。秣陵。武昌三大軍。紹興末。敵將內侵。楊和王請置江池二軍。劉太尉請置荊渚一軍。嘉定初。蜀叛既平。安觀文又奏。分興州十軍爲沔利二軍。沔州除都統制。利州除

副都統制自是天下有十都統制矣。荆鄂一軍而正帥在鄂，副帥在襄。淳熙新旨也。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四

## 官制二

乾道正丞相官名本末

虞雍公獨相久。上眷禮極厚。既又以梁叔子靖重。欲遂相之。而無其端。會易三省官名。乃議以僕射之名不正。欲採用漢舊制。改爲左右丞相。令學士禮官史官討論。時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也。先是已有旨。令百官依舊制服靴。祖宗時百官服靴。徽宗將廢釋氏。乃易靴爲履。虞公不樂曰。近易履爲靴。今又易相名。與北人奚辨。蓋爲今人詳定官制。已改左右僕射爲尙書左右丞相故也。有司知其意。不敢遽上。至八年正月戊寅。僅條具歷代宰相官稱。申尙書省。禁中卽聞之。朔日遣中使至學士院。細問其事。學士周子充以其事奏。後二十日。御筆付院云。尙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學士院降詔。子充草詔以進。後二日。付外施行。二月乙巳也。後五日。上自德壽宮還。日已晡。詔子充對選德殿。上微有酒。袖出御筆云。比來一二大臣。同心輔政。夙夜匪懈。漸革苟且之風。以副綜覈之意。深可嘉尙。今因除授。宜宗褒典。虞允文可特進左丞相。梁克家可正奉大夫右丞相。賜茶畢。日已暮矣。遂自復道乘燭歸院。辛亥。百官集文德殿。初謂改易相名耳。雖虞公亦以爲然。及雙制出。在廷愕然。先是子充嘗奏。並命二相。而遷官或三或四。更取聖裁。上曰。特進一

官卽少保。所以允文三官。議者疑學士有所抑揚。而不知上自有旨也。後數月。虞公罷相。乃除少保節度使。則知聖意先已定矣。是月臺諫官皆坐論張說罷去。而蕭果卿自察院升副端。三月甲戌也。果卿方以疾在告。後二十日甲子始入謝。比對首論前歲浙西夏滂秋旱。江湖淮南歲比不登。民多流離。今正陽之月。天多沈陰。寒氣慘慄。是謂恆寒。側身修行。茲其時矣。漢時災異策免三公。以此上雖嘉果卿稱職。周子果卿墓誌載聖語云。卿所論甚當。可謂稱職。而待虞公素厚。乃戒果卿毋納副本。虞公聞之。上章求去。卽出北關門待罪。家屬亦乘舟之仁和館。是日卽行。翌日凡再宣押。虞公力丐免。上許之。已而中悔。復賜御札云。早來面諭。以卿堅辭。欲令卿典近藩。措置邊防。聞卿有歸蜀之語。殊失朕懷。今已堅留卿相位。無復固辭。以體至懷。又翊日再押赴都堂治事。於是御筆除果卿直祕閣湖南提刑。其月十一日己酉也。制略曰。文敏剛方不撓。實直而明。造膝之詞。有犯無隱。正人去國。豈朕所欲哉。是時李秀叔林景度爲舍人。恐是秀叔行。劉焯文潛時爲國子司業。兼權臨安少尹。或謂文潛實草是疏。以授果卿。故果卿去御史之十九日。文潛亦出爲江西轉運判官。蓋以此也。其年九月。虞公復以蘇季真侍御有言。力求去。因請任入關之事。遂除四川宣撫使焉。

大臣去位不除職

國朝大臣自仁宗以後。其去位未有不得職名者。雖臺諫交章論劾。亦必除職補郡。而後黜罰之典加焉。乾道初。葉子昂。魏南夫並相。會冬祀大雷。於是二人並守本官罷。非常制也。淳熙初。有詔宰執侍從。非有

功不除職。其年葉夢錫以言免相。遂守通奉大夫。知建寧府。紹熙初。王謙仲爲樞密使。又用何自然。章降一官放罷。凡此者皆非常制。

### 紹興至開禧督府廢置本末

國朝故事。大臣統兵者。率稱宣撫使。韓子華爲首相。猶然。渡江後。諸大將官既高。皆爲宣撫使。使名益輕。於是宰相統兵。則稱都督。自呂元直始也。元直始以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軍事爲名。開府江上。過平江而守。臣席大光有所闢白。始覺爲左相。奏會之所傾。其後軍潰。引疾求罷。乃命還朝遙領。而孟富文以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治軍建康。久之去權字。同都督之名。自富文始也。元直富文繼罷。朱藏一獨相。以元樞趙元鎮有人望。忌之。乃奏除川陝宣撫處置使。元鎮以與吳玠同使名爲嫌。遂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既而張德遠以敗劉倪之功同相。乃並兼都督諸路軍馬。元鎮尋去位。德遠以淮西軍潰而貶。併其府罷之。德遠先以行府爲名。往來視師。及上幸建康。則督府在內。德遠貶。元鼎會之復相。共議還臨安。而兵亦寢矣。逮金亮闕江。諸將皆貶。始議以左相朱漢章爲都督。漢章辭。乃命葉審言。以元樞督視江淮軍馬。督視之名。自審言始也。孝宗卽位。德遠以樞密使爲江淮都督。汪明遠以參知政事爲荆襄督視。方城失守。明遠得罪。德遠併督之。符離失律。德遠罷歸。而敵又寇江。乃以左相湯進之爲都督。進之憚行。遂命故將楊存中同都督軍馬。用富文故事也。既而兩淮皆陷。進之益懼。乃除存中都督。而命王瞻叔以參知政事爲

督視。瞻叔亦固辭。上大怒。遂與進之相繼而罷。開禧用兵。鄧伯尤。薛象先。以宣撫使抵罪。乃外除邱宗卿。簽樞督視軍馬。宗卿與侂冑不協。再閱月而免。張宥翁以元樞代之。不勝任。奉祀去數月。吳曦反。復命李季章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而有裂土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倪正甫鄒景初論皇子不當贈師傅

嘉定元年閏四月。皇子薨。詔吏部太常寺討論贈官典故。吏部引國朝會要。元豐四年。郕王侂。政和三年。漢王椿。故事。贈太師尙書令。追封肅王。王上第八子也。倪正甫時以禮部尙書兼給事中。引治平二年。王禹玉等議。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禮未安。乞止贈尙書令。詔從之。余謂吏部太常固失之。而正甫所奏。亦未盡也。乾道中。省三省官長。易以左右丞相。則所謂尙書令者。蓋無此名矣。乾道二年。孝宗少子恪。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且最爲得體。而議禮者皆不及之。蓋弗深考耳。三年十一月。皇子薨。復有維垣之贈。鄒景初給事。言子爲父師。於禮不順。然前是諸皇子。或已贈太師矣。景初俄以親年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云。

趙善俊乞文階去左右字

祖宗未改官制前。以官寄祿。然因唐舊典分別。流品甚詳。不相混淆。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賊及流外納粟。尤不可使汙於仕流。蓋不待分左右也。元豐官制。

始一行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則稍復祖宗之舊而不盡也至犯贓罪則併去左右二字論者尤以爲當然龜山先生與門人言則謂沮人爲善之路其所見益遠也紹聖以後以其出於元祐故事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元祐故事左右字之制亦復行又下逮於選階而流品稍別矣淳熙改元趙善俊建言以爲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省去從之元年三月戊子降旨蓋時方尙武善俊迎合而言非公論也善俊成王仲榮曾孫中進士第以左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襄陽府入對後十餘日又以前任事特轉一官及死周洪道爲墓誌備載其事謂自是無裏言蓋薄之云

### 元豐乾道武臣正任員數多寡

元豐初節度觀察使纔八員防禦團練使刺使共二十員而宗室不與焉乾道初節度觀察使至四十員防禦使至遙郡僅二百員而宗室亦不與焉趙德莊彥端權尙在郎官嘗請裁酌後不行德莊以元年八月建請

### 建隆至元祐選人陞改舉主沿革

選人陞改國初無定制建隆二年命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曾任幕職州縣官者各舉堪爲幕職令錄一人職令用舉主自此始開寶三年四月命翰林學士及文班升朝官等各於現任前任藩郡幕職州縣官中舉堪爲升朝官一人選人用舉主改官自此始乾德二年六月詔侍從副監郎官各於官幕職州縣內舉堪爲通判者一人又在此前令專記舉官京

朝官事始。然自建隆至淳化二十餘年，舉京朝官之數纔五下，固無冗濫之失也。至道二年閏七月，有司言諸州闕監，當京朝官共五十餘員，乃命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各舉州縣官廉恪有吏幹者一人。景德元年八月，以幕職資序人少，命常參官二人，共舉州縣官一人充幕職。大中祥符三年正月，詔內外所舉幕職州縣官，並須經三任六考，限考受薦自此始。五年六月，詔自今在京常參官二員，共舉幕職州縣官一員，充京官者聽舉，舉主用兩員自此始。景德元年八月，止是一時指揮。天禧元年五月，敕兩省五品以上，歲許舉京朝官五人。陸朝官許舉三人，薦舉限員自此始。天聖七年十二月，詔轉運使發運使副不限人數。是月，用判流內銜呂夷簡言：陸朝官因事降充監當者，不得舉官。及知縣朝臣，不得舉所統攝處幕職曹官。蓋前此內外陸朝官，皆得舉京官故也。二年十月，中書言郡臣舉幕職州縣官充朝官者，候舉主及五人，即以名聞。庶懲濫進，舉主用五員自此始。三年六月，又用監察御史李紘言，令轉運使至諸州通判，並舉本部幕職州縣官外，餘升朝官，未經通判已上差遣者，不在舉官之限。所舉之人，須是在任舉主內有轉運、制置、發運、提點刑獄、勸農使二人，便與依例施行。若止一人，即更候常參官二人保舉，並與磨勘。非通判以上，不得舉官。非現任屬吏，不得受薦。及舉主須用職司，皆自此始。熙寧初，常平使者得薦吏如提轉，乃罷通判舉官。元祐初，暫復之。俄廢，自是薦舉之法益密，而冗濫日甚矣。

祖宗以來選人改官亦無定額元祐中孫莘老爲吏部侍郎始定歲百員爲額後亦不行紹興後多不過

九十員少或五十員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二人三十二年孝宗登極其年遂至

一百一十三員言者患之請爲之限隆興元年春詔吏部開具三年舉過員數措置立額取旨三月己其

夏遂詔以八十員爲額內將十員充歷任十二考限減舉主改官人數如不足並聽闕四月乙未幾中書

言今方七月止闕二員若積累數年必多留滯乃詔吏部且依常年放行參照格法裁減薦員開具申省

七月戊申降旨於是議者請舉官補發之數毋得出一年之限而諸部長貳及少卿等合舉員數分上下半年薦

舉仍於七十員額內量添二十員從之八月甲申降旨自是通以百員爲額後又不行乾道三年周表卿權吏部

尚書言其太濫乞每歲薦舉以百人監當以三人四川換給以二十人立爲定額其所立員額如歲終不

足聽闕如員數有溢出許於次年施行仍理爲次年之額捕盜功賞改官人不在此限從之六月己未是冬

起居舍人黃仲秉建言四川見管六十一郡每歲止得改官二十人東南共管一百二十九郡每歲卻得

百人除館職職事官外路教授磨勘十餘員外其多寡不均灼然可見緣此東南至今止七十餘員而四

川七月內已滿二十員之額豈無留滯之歎照得元祐隆興立定員額四川係在數內今來創立防限將

四川置之額外未見其可望通以百二十人爲額並以敘上日爲先後之存上又從之十月辛亥降旨七年冬虞

雍公爲相建言吏部供到今年改官員數已濫三十餘人詔令引見放行改官今後更不限定年額十月甲辰

自虞公去位。上復稍嚴陞改之法。淳熙四年。引見改官八十二員。捕盜十二員。五年。引見八十八員。捕盜十二員。六年。引見五十七員。捕盜十一員。七年。春。周益公爲吏部尚書。因請以六年爲額。詔侍從同議。王仲行爲兵部尚書。與同列共奏。以三年絕長補短言之。歲不下百員。今既減舉官之數。乞以七十員爲額。許之。二月乙巳降旨。尋又詔增十員。引見。並職事改官。共六十五員。四川換給十五員。而特旨改官。不在其數。四月癸巳降旨。自是不復改。然四川舉官之數。一歲毋慮百五十員。而磨勘之額。僅及其半。有溢額者。謂之待班。朝廷知之。或因事降旨。特遣一班。不爲定制。迄今嘉定六年。有待十一年班者。若南士之入蜀者。則舉削既盈。遂歸於南班。引見。故無留滯積壓云。

隆興至嘉泰稽考改官沿革

隆興初。張子公爲同知樞密院事。首論薦舉改官。請求貨賄之弊。乞取紹興以來。每歲改官酌中之數。立爲定額。凡在選者。量其年勞。以次遷改。歲終考核。不得過所定之數。而關陞者亦如之。所有薦章。權行寢罷。庶幾銓綜均平。而在選者。人人有京秩之望。其有以卓然之才。被不次陞改者。不在此限。詔侍從臺諫。詳議申尚書省。隆興元年二月壬申。議者以爲自太祖以來。皆有薦舉之制。今若患其奔競。遂盡除之。何異因噎而廢食。於是學士承旨洪景嚴。給舍金彥行。劉共父。張貞甫。周子充。共議。乞嚴舉主連坐之法。不許首免。量其罪之輕重。而停秩任。辛起。季中丞。時爲臺諫長。議以爲宜取選人九考十考者。與減舉主員數事。下吏



部既而凌尙書景夏奏乞將選人歷十二考以上無賊私罪者減舉主一員三月己酉降旨繼而遂以八十員爲

改官歲額內十員充十二考減舉主改官人數如不足並聽闕四月乙丑降旨蓋參用張辛二老之說也未數月

中書門下省言薦舉改官今方七月止闕二員若積累年數必致拘礙乃命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仍措置

合行裁減員數中省取旨七月戊申降旨尋遂以百員爲額八月甲申降旨內吏部引見八十員四川換給二十員乾道

初黃仲秉爲起居舍人爲上言以郡計之東南約三郡而改官者二人四川約六郡而改官者二人多寡

不均灼然可見乃命通以百二十人爲額焉辛亥降旨及虞丞相當國始奏不復限定年額乾道七年十月甲辰俄

覺其太濫有七十員爲額之令淳熙七年二月乙巳降旨俄又增爲八十員內引見並職事官共六十五員換給十五

員七年四月癸巳降旨而捕盜八員在六十五員內不足即以薦舉改官人補湊七年十二月己巳降旨後數年復有旨職事

官改官許在歲額八十員之外丁酉得旨進士一任回磨勘及歸正官循改者亦如之十五年十二月庚午得旨歸正

官至承直郎後歷自是引見者稍寬而換給獨狹矣慶元末費戒甫爲左選侍郎又請歷十五考以上無

五考即改官教耶得免職司舉主一員六年十月癸巳降旨嘉泰中季景和爲右正言又請選人曾歷監當獄官縣令各

三考除官三考無賊私罪犯者不拘有無京削許就磨勘三年七月降旨吏部引見以八員四川換給以三員爲

額於是東南應格者本昇等四人川路應格者塞似之等二人而已明年言者論其太濫謂使其律已奉

公究心職業則歷官十二考所事監司郡守何啻四五十人豈無一爲之動心者姑以今歲之應斯格者

觀之大略可見。詔吏部長貳詳議。時吏部又得應格者俞圭一員。黃子由適兼尙書。乃奏乞歷上件三任。通成十二考。止用常員舉主三員。若係舉主闕陞人。更減一員。四年五月甲申得旨。開禧初。言者又指其僥倖。乞令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議者乃乞堅守孝宗立定八十員之額。其嘉泰以後積考減員等指揮。更不施行。元年五月己巳得旨。識者謂薦舉改官。法未嘗不善也。患在乎士大夫以私意汨之耳。開禧末。李仲衍爲益部刑獄使者。有舊舉主之子。以職司狀爲請。仲衍厚待之。將行。語之曰。興宗昔以職事。受知先公。今不敢忘。然舉賢。王事也。非報恩之物。有貴人移書以子壻相託者。仲衍報之曰。令壻奉公守法。雖微命戒。亦將舉之。如其不然。有所未可。嘉定初。余弟仲貫甫。自著廷補郡。將行。面白諸公貴人。乞勿薦士。諸公皆從之。眞景元。繼除江東副漕。朝辭入見。又以劄子面諭之。余謂士大夫。人人如仲衍景元。則公道少。仲而奔競之風。庶幾乎息矣。若夫通博易納賄賂。又罪之至大者。故不復論。

刑寺得舉外任人改官

禮部國子監長貳。得舉諸州教授。改京官。舊制也。嘉泰元年十一月。言者以爲大理評事。止用舉主三員。又評事中。亦有已改官者。舉劄常是有餘。乞倣此例。令刑部長貳。大理卿少。得通舉諸路提刑司。檢法官。從之。

四川舉劄倍改官之額

四川改官薦贖以今嘉定四年計之當得一百六十五紙帥臣監司八十紙制司大使十一紙統領所六紙司每司兩年共三紙成都瀘川提刑各五紙利路提刑五紙關外一紙夔路提刑三紙四路常平司每司兩年共三紙成都瀘川路轉運司各六紙內議終不除副使者半利路運判每兩年又得關外三紙夔路運判兩年三紙又歲終不除副使前執定六紙知州八縣已上二郡每年各舉二員通計四紙成都七縣至四縣二十四郡每二十年各舉三員通一年計三十六紙知州八縣已上二郡每年各舉二員通計四紙資榮敘開利州隆慶元興遂寧嘉定安軍廣三縣已下三十一郡每年各舉一員通全年計三十一紙開萬施黔珍武茂黎文西和州重慶府大寧監石泉永興無縣處三郡每年亦各舉一員通全年計三紙長寧大安以五紙為一員歲舉改官約計三十一員而職司稱焉大使十二四路提刑共十九自淳熙七年有詔四川換給止十五員總而計之是舉削不收使者大半紹熙二年九月置帥京仲遠以京官知縣闕人為詞奏乞增放散員數朝廷難之然自後非特覃恩或制司奏請則必遞遺一年開禧三年吳德夫為宣諭使又請侍班人不候改官一面注擬從之後三年議者以為不然乃復舊制

### 前宰執歲舉京官多非所知

祖宗之制前宰執歲得舉選人為京官者五員淳熙間減二員既得徧舉諸路故有力者競趨之大抵多非所知洪景伯罷政家居二十餘年所舉殆八十人有管瑒者為樂平丞既得舉矣偶文書至奏邸稽期數日書吏為楷改奏檢實日以就之景伯即劾瑒罔上具言惟宰執有舉無刺目擊巨蠹吞聲暗嘿其辭

極切。疏入。詔降兩資。舉狀令吏部追還。自慶元。嘉泰後。前宰執舉削。乃專以待政府言路之求。類多不識。所舉之人。甚至空名刻牘以遺之。非祖宗之遺意也。

選人三考外零日不許受京削

舊法歷任三考以上者。許薦舉改官。即循至修職郎。雖未及三考。亦聽薦舉。其後勢要子弟之初官者。率以零日受薦。寒素者患之。淳熙十四年。慶壽覃恩。舉天下將仕迪功郎。無不循資者。其年八月。蜀帥趙子直建言。舊法聽三考薦舉改官者。皆以三考爲一任。舉其成數而言。今於三考之外。未罷奇零日內。輒敢並緣干請。已非法意。今又該遇覃恩。盡行補轉。若一併許於三考之外。聽舉改官。竊恐干進之徒。與夫勢要。皆預得爲他日計。而孤寒安分。廉恥自持者。欲脫選調。愈不可得。欲望將選人一例。許於第二任。方得薦舉改官。庶幾仕進公平。不妨寒峻之路。未幾。光宗即位。乃舉行之。又詔未成考之人。不以罪去者。於後任湊成三考。聽舉改官。初任未成考者。勿聽著爲令。

乾道淳熙裁損任子法沿革

乾道初。朝廷欲損任子之數。有請正郎隔三郊乃奏者。有請立限員者。有請正郎惟初郊及致仕。各許奏一人者。議久不決。二年春。王伯庠初除殿中侍御史。乃爲畫一狀以奏。一曰正郎遇郊。有出身人。奏上州文學。無出身人。奏下州文學。應奏下州文學者。將來改官日。並改次等合入官。二曰帶職員郎。有出身人。

澈事十五年初遇郊及再遇各許奏一人無出身人澈事及二十年止許初郊奏一人俟至正郎即如上法三曰中散大夫以上有出身人奏將仕郎無出身人奏上州文學四曰侍從官有出身人子孫奏承務郎期親將仕郎大功以下文學無出身人遞減一等致仕恩澤又遞減一等五曰宰執奏子孫依見行法期親登仕郎大功以下文學六曰右選依此參酌其官至使相者依舊法止奏五階詔三省集議再具條式將上取旨尋又令臺諫共同集議其年六月始有旨使相蔭補依祖宗舊法七色補官人止令奏一子餘不盡行也余謂伯庠此議亦頗得之但權倖貴游皆所不便耳所謂七色補官者宗室女夫一也戚里女夫及捧香二也異姓恩澤三也陣亡人女夫四也上書獻頌文理可采五也隨奉使補官六也給使減年七也始議以止當祿及其身不許更冒世賞若轉至合奏薦官候將來致仕日與一名恩澤已嘗奏薦者不與既行之矣九年七月又用吏部尙書李秀叔議應文臣帶職員郎及武翼大夫以上生前未嘗奏薦者與致仕恩一名卽已嘗奏薦而被蔭人身亡者許再乞應朝奉武翼郎以上補授及三十年者亦與一名淳熙四年二月韓無咎爲吏部尙書又乞非泛補授人許生前奏薦一名所謂便相奏補文武臣各隨本色者淳熙五年十一月因曾覲有請遂援曹价尙宗良例降旨不行四年四月覲已有此請與真之持不行其六月實之貶至是行下先是張說在宥府已詔武臣嘗任執政者許奏文資乾道九年十月朔降旨已而數視執政者亦得之蓋戚里宗王與夫攀附之臣皆爭以文資祿其子不可復正矣淳熙十年二月辛丑又從侍從臺諫集議應文武臣

致仕遺表恩澤並三分減一焉宰相使相共八人前宰相七人執政六人前執政五人見任尚書三人侍從二人宰相執不帶職者依本官

雜藝出身不許任子

紹興初有伶人胡永年者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任子趙子直為吏部尚書奏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為定法今後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從之三年三月己亥也余謂此等事非遇子直則他人必且放行遂為弊法矣但永年本伶倫而官極正使前後遷補乃無論列之人亦未可觀

嘉定四選總數

嘉定癸酉春仲貫甫兼考功郎官四選缺員每迭攝之是歲四選名籍共三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員尙左

六七八九品名籍案京朝官以上二千三百九十二員有出身九百七十五員致仕補官五百二十九員遺表補官九十二員大禮薦奏補官六百二十九員

員奉表補官五十二員推恩補官五十員門客補官一十一員特授文學補官二十一員尙右三千八百

六十六員奏補一千二百八十五員武舉七十七員宗室四百二十五員雜流非泛吏職三百四十員侍左一萬七千六

員有出身四千三百二十五員奏薦六千三百六十六員童子科六十八員攝官二十八員侍右參部使

臣一萬五千六百六員奏補七千七百一十八員宗室二千九百一十四員軍班七百五十九員軍功八

舉四百一十五員后妃親屬一千二百八十五員主管進奉二百五十員而使臣之從軍與未參選者不與官冗

可知矣

咸平至嘉定侍右員數多寡

今之侍右侍郎。即祖宗時判三班院也。咸平以前。三班院員。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後。至二千四百餘員。熙寧後。至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餘員。而宗室七百七十餘員。不與焉。視天禧之間。蓋已五倍矣。以出入籍校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餘。其死亡退職者。不過二百。此所以歲增而不已也。政和官制。以秉義郎。易東西頭供奉官。忠訓。忠翊郎。易左右侍禁。成忠。保義郎。易左右班殿直。此以上謂三班。其下又有奉職。借職。則以承節。承信郎。易之。今侍右名籍。至一萬五千六百餘人。視元豐又增五分之一。蓋三歲一郊。奏補至千七百人。而其他入流者。不與焉。此所以猥并而不可止也。

川秦茶馬二司分合

川秦權牧。自元豐以來。雖各有兩司。秦司權茶。秦司買馬。川司權茶。川司買馬。大抵川秦皆止除一使。蓋摘山市駿。非相通不可也。紹興初。陝西失守。李子公為使。乃奏合四司為一司。以省官吏。如是者。六十八年矣。有吳總者。武順之第四子。初補京秩。乾道中。自都官郎官。易常御器械。年三十餘。為池州都統制。每妄殺人。孝宗知之。復命易文。淳熙中。以敷文閣待制。提舉茶馬。坐黎州變故。降為集英殿修撰。奉祠。久之。復命出守。稍遷寶文閣待制。知瀘州。慶元嘉泰之間。總食祠祿。居漢中。而從子吳曦為殿副。二人不相能。總每巧任使。曦數陰沮之。總無以為策。時胡直閣大成。為茶馬司。盡核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直。舊例。買馬必四尺

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希。所市四尺一寸而已。其至軍中斃者益衆。朝廷苦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統制官彭輅。謀納賂於蘇師旦。且說之曰。馬政之積弊。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不能更張。莫若復委吳次對師旦。然之。命下後。省駁之。乃詔總與郡朝論。方難其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茗司損其直。故以驚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隸公者矣。翌日。召輅至韓府平原見之。立語少頃。又翌日。遂有分司之命。大略以爲茶馬司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臣各一員。令三省樞密院條具來上。嘉泰三年八月丁未也。後四日。遂命直祕閣知瀘州王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方總之。受堂帖也。卽日以秦司屬官印。視事於其宅。又以迓吏稍緩。私遣御前軍二人。至成都府捕胥長以來。自紹熙末。茶使視事。皆申知制司。總以身爲從官。用故事。不復關白。謝用光怒。會得邸吏罷報。卽追還迓人。械所遣二卒。還軍中。總大沮。然猶得知潼川府云。時義烈廟初成。總身至興元。以謁廟爲名。與曠樂飲。結歡而去。輅至司。所市馬。終不及格。則以深蕃道梗。難以猝致爲詞焉。輅果之子。後爲殿巖。

后妃王主奏薦格

渡江後。后妃之家奏薦。每遇大禮。聖節生辰。皇太后家推恩四人。皇后二人。親王公主諸妃。遇大禮。各奏二人。昭儀。至才人。各一人。



內命婦誕育推恩格

內命婦誕育皇子女推恩者。皇子生。婕妤以上三人。美人才人各二人。皇子裹頭出閣。妃五人。婕妤以上三人。美人才人各二人。公主生。一品二品二人。其餘一人上頭出。降一品四人。婕妤以上二人。美人才人各一人。非次進封者。推恩二人。美人才人各一人。嘉定二年。楊皇后已正位。詔用嘉泰三年十月。嘗生皇子女。特與奏薦四名。蓋以事體增重故也。

宗室封女之制

凡宗室封女之制。使相女封淑人。節度使碩人。觀察使令人。團練使恭人。遙郡團練使宜人。大將軍安人。凡宗女。郡主。至安人。身亡。皆任子孫一人。淑人以下。未有子食祿者。惟聽任所生子。凡郡縣主兩遇郊。皆推任子恩。郡主四人。縣主一人。郡主得奏期以上親。縣主止奏子孫。

妃主親王所奏親屬

凡妃主。許奏總麻親之子。從一品。許奏總麻親才人。許奏小功以上親。親王婦之有服親。及有服親之夫。皆許奏。內命婦。非遇大禮。雖諸妃親屬。止授承信郎。

內命婦封贈

凡內命婦封贈。妃三代。婕妤以上二代。美人才人一代。

職事官改官法

職事官改官法。樞密院編修官、祕書省正字、太學博士、兩學正錄，到任實歷一年。通理前任四考，並自陳改京官。即未滿年，就改一等差遣者，湊及一年，聽通理勅令所刪定官。有出身四考，無出身五考，從本所保奏，與改合入官。大理司直評事，供職滿二年，通歷任五考，有改官舉主三員者，亦聽如舊法。評事改官，帶行職任，及補外例，得添倅諸州。紹熙初，沈評事槐始與堂除知縣。二年九月十五日後又不行慶元末，李持直國柄，復以近制，出宰金壇。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自是皆作邑矣。開禧末，李侍郎說有請，乃命以二年爲任。說，鉅野人。漢老之子，用李季章薦，至侍從，今以集英殿修撰知廣州云。

舉閣門祇候二事

凡舉閣門祇候之制，諸路監司、郡守及州鈐轄已上，許歲舉所部廉幹有方略、善弓馬、經兩任親民無遺闕，及曾歷邊任者一員。郡守仍員郎正使，或右武郎，及帶職陸朝官以上，乃得薦舉。淳熙新制也。諸舉充閣門祇候，用舉主七人，內一員職司侍右，試孫吳兵書大義五道，通時務邊防策一道，文義稍通。三百字送馬軍司候報弓馬合格，取裁。

宗室鎖廳出身轉官例

凡宗室鎖廳得出身者，京官進一官，選人比類循資，無官應舉得出身者，補修職郎。即漢季二王下子孫，中進士舉者，特更轉一官。

選人歷任有負犯者改官增舉考

諸選人改京官歷任嘗有負犯者公罪一犯徒兩犯杖四犯笞並加一考私罪笞亦加一考仍增舉主一員杖以上加二考增舉主二員或職司一員即舉主考第及格以事論罷者雖降資亦不理速闕並改次等合入官

進納授官人陞改名田之制

凡進納授官人陞改名田之制歷任六考有舉主四員與移注歷任十考有改官舉主七員與磨勘即因獲盜應循從事郎以上者具奏降等與使臣其因軍功捕盜得改官酬獎如不願換使臣比類循資至承直郎止稱軍功者謂親冒矢石或獲級或傷重及戰退賊衆解圍及運糧守城進築把隘之類郎因軍功捕盜而轉至陞朝非軍功捕盜而轉至大夫者聽免差科科配如官戶

吏職補官至從政郎止

凡吏職年滿依法補授將仕郎後有恩賞者許循修職郎用考第關陞至從政郎止其不因年勞非泛補授者未得注擬具元補因依奏裁

慶元蔭補新格

慶元蔭補新格使相以下十人執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大中大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節度承宣觀察使

六人。文臣中散大夫以上。武臣防禦團練使及橫行四人。文臣帶職朝郎以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遺表。文臣前宰相。見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曾任執政官六人。大中大夫以上二人。武臣使相以上八人。節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觀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禦使以下。並不得推遺表恩。先是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嘗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申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既而從官。有身前已奏六人。而身後推恩爲吏部所格者。開禧末。議者有請。乃詔致仕遺表。恩澤在限員之外。若非泛恩澤。則不許云。謂監司帥臣遇恩。及泛使出級之類。

七色補官人奏薦法

凡非泛補官者。舊制員郎以上官。皆得任子。乾道末。始詔員郎副使以上。補授及三十年以上者。聽官本宗總麻以上親一名。帶職員郎以上入官十五年。正使以上入官二十年。並係親民資序者。遇大禮聽蔭補一名。止其致仕。卽不在蔭補之限。如已任。而被任人身亡者。俟致仕日。別蔭子孫一名。其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不拘此令。九年七月詔旨也。非泛補官者。謂臣僚湊補異姓總麻以上親。及嘗得解人娶宗室女。補文資之類。

諸縣推法司

舊制。諸縣不置推法司。吏受賕鬻獄。得以自肆。紹熙開議者。始請萬戶以下縣。各置刑案推吏兩名。五千

戶以下一名專一承勸公事。不許差出。及兼他案。仍免諸色科敷事件。月給視州推吏減三之一。委令佐  
選擇有行止無過犯。諳曉勸鞠人充。以一年爲界。卽因鞠勸受財。並行重法。元年七月庚午敕然諸縣多不奉行。  
朝廷聞之。乃勒令請領重祿。如不受者。勒停所屬不幫支者。從例受制書而違抵罪。四月二日己亥都省批狀慶元初。  
又詔諸縣編錄司。亦行重祿。仍令縣主吏舉有行止不犯賊私罪小吏三兩人。就司習學。遇闕。縣聞州。委  
官試習。學人斷案一道。刑名五件。取稍通者充。及三年檢闕。並無差失。陞一等名次。主吏有闕。得先補之。  
著爲令。元年五月戊戌降敕自降旨後。及今近二十年矣。未嘗有行之者。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五

## 取士

開禧召試制科

兩臺諫議三秀才

自李仲信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一十餘年，有何致者，字子一，永康青城人。祖著仲，字子固，淳熙初嘗爲部使者，知名士也。致少有才，爲郡守陳績，嗣功館客，績入爲司農丞，薦致於劉仲洪尙書所。仲洪亦喜之時，李季章爲禮部侍郎，劉師文爲工部侍郎，仲洪率二人以制科薦於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郡滕晟、東陽杜福，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試，屢懇季章。季章以爲狂，笑不顧。致更禱績，績卽以仲洪意爲蘇師，且言之，侂冑不得已於仲洪爲降內批如所請。後二日，權中書舍人易元章繳還，致大憾。乃以劄子白兩堂，謂言詞多取憎嫉，必觸報罷，乞寢已降。召試指揮，且謗元章不已。時鄧伯允方爲侍御史，俄而元章除右司諫，伯允先爲修注，以論謝子肅外補，憾之不忘。及除御史，欲奏奪子肅二子出身，元章亦恨，致因及之。伯允曰：「司諫始入言路，而亟讎一布衣，何示人以不廣？不若更論二謝，如致事友龍得論之，明日相繼求對。」元章論二謝駁放，伯允論致進卷，詆誣伊尹罷歸，致之從績來也。蓋亦嘗登侂冑之門，伯允無以爲罪，故摘致進論中言伊尹始行堯舜之道，而終爲天下開陵犯之端之語，以此激之。時人謂

兩臺諫共彈三秀才。蓋指此也。辛未歲，致以吳德夫薦，再召鄭景紹正言論之。乃勒令歸鄉，增修所學焉。

易元章以開禧元年八月十四日對，鄭伯允以其月之十九日對，鄭景紹奏以嘉定四年五月二日下。

殿試不避親

國朝之制，發解進士及省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總麻已上親及大功已上婚姻之家，皆騰送。惟殿試則雖父兄爲試官亦不避。蓋以無別試之故也。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爲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旣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爲第五甲末名。

孝宗議令輔臣考南省上名試卷而中止

故事，南省開院後，以上十人試卷修寫成冊進上，行之久矣。淳熙辛丑歲，上命王仲行尙書知舉，鄭少嘉侍郎、黃德潤侍御同知。旣入院矣，或謂鄭、黃皆閩人，恐有私上，乃議令貢院取三十名前卷子於揭榜前五日付輔臣考校。然未出命也。居數日，宰相趙溫叔因審其事，且言如必欲行，則早令試院知之。上曰：朕亦有少疑，更欲與卿等議之。溫叔覺上意已變，卽奏云：臣等亦深疑之，未敢遽奏，恐有避事之嫌。陛下旣選任知舉三人，又令臣等考校，則是三知舉不足信矣。況又有不可知者，臣等受恩至重，今日固當盡忠考校，但恐此例一開，後來宰執有挾者得以容其姦。上曰：朕亦思之，不可開此門。姑已之。後旬日，乃命開院。日將上二十人真卷，先次進入，會仲行策題中，有太上皇帝匹馬渡江之語，上不樂，以諭輔臣。時臨安



已鑄板行之。而命毀板。仲行不自安。請外。數月。出知紹興。

### 淳熙議復四川類省所減額

省試。舊以十四人取一名。隆興初。建、劍、宜、鼎、洪、五州進士。三舉實到場者。以覃恩免解。有旨增省額百人。遂皆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類省試。則十六人取一名。後不復改。淳熙十五年。范東叔仲藝爲右司郎中。議以蜀去天日遠。士惟科舉一路。非有學校他歧進也。且隆興省額。蜀人初不預。今乃例減名額。非是。當復故。時留仲正自成都召還。爲參知政事。意亦主之。執政共議曰。上改用十五人。取一名。有成說矣。東叔喜。徧爲禮曹。給舍。臺諫諸人言之。亦無異議。會宇文子英。价以兵部尚書兼侍講。當夜直。上以其蜀人也。以所議告之。子英不知其由。遽對曰。類省十六人。視南省已優矣。尙何議。翌日。執政奏其事。上曰。朕已爲宇文价言之。毋庸爾。諸公乃退。蓋用東叔之議。則類試每舉。當增省額七八人。子英率意而言。遂不可復。東叔深以爲恨。

### 四川類試榜首恩數差降事始末

趙莊以張安國本末相似

自渡江後。四川類試榜首。若不赴大對。例得兩使職官。蓋優之也。丁卯歲。何祕監耕道夫爲榜首。其答蜀人材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而竊笑之語。時秦丞相方沮張魏公。見而惡之。遂降旨。類試第一人。不赴殿試者。賜進士出身。爲道夫故也。庚午歲。張閣學真甫爲榜首。答君臣策。極其贊美。秦丞

相喜。諭主司於三名外處之。由是真甫唱名第四。趙舍人莊叔自七八名外。上親擢爲第一人。其實莊叔廷策實甚阿時。至引趙普、雷德驥故事。且有欲誅異議之人之語。上第以其首句。君臣父子之間。天下真情之所在。謂有古文氣也。甲戌歲。張舍人安國答策。遂有一德大臣之言。乃擢第一。一德大臣乃辛未歲然莊叔。安國既登第。獨不附秦。安國幾爲所殺。由是見重於當時焉。

孝宗議權免奏薦及罷特奏名

孝宗初受禪。以官冗恩濫。思有以革之。乃議定制。百官已任子者。遇郊恩權免奏薦。開賢良科。令中外普薦。而罷特奏名。手詔左諫議大夫王之望。殿中侍御史尹穡。右正言晁公武。參酌來上。隆興二年七月庚寅也。旣而瞻叔言。陛下卽位未久。恩澤未遍。此二事關於士大夫者甚衆。望少寬之。不已。則宜立奏薦限員。踰數者許回授。罷門客親戚漕司之試。止移鄰州。如是。則省額可減百十人。此救弊之策也。子止亦乞增捐制舉薦員。朝官年七十未致仕。則佳蔭子疏奏。乃詔年七十歲人。遇郊不許奏子。俄又詔未奏者。許奏一名。逮淳熙九年八月。始立奏薦限員。其後特奏名。又以三人而取一。皆略如上旨。然恩濫未大減也。必也書以手詔之策行之。官曹其少清乎。

特奏名冗濫

特奏名進士。舊二人而取一。淳熙初。議者以爲冗濫尤甚。請裁節之。詔吏部同給舍詳議。於是尙書程泰

之給事中王仲行舍人陳叔晉等奏乞三人取一人其不入四等人舊許納敕再試今止許一試舊免解人。有故不入試者理爲一舉今不理舊潛藩五路舉人及久在學校充職事人並升甲今止升名奏可六年三月也其後朝廷每有慶需則前後不中選者盡取而官之往往千數百人充塞仕路遂成熟例不可復減矣。

### 女童童

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

### 太學生校定新制

京都舊法太學生外舍二千人校定百人內舍三百人校定三十人仍分優平二等優等再赴舍試又入優等則徑自學官之恩數與進士第一人等所謂釋褐狀元也若入平等則謂之一優一平例得免省直赴殿試其次先免解後免省仍並有升甲恩例紹興間復興太學有旨權立內舍百人爲額歲終校定每十人校一人十五年二月是時外舍千人上舍三十人而已慶元開禧兩放混補外舍生增至千四百人本監仍乞增內舍生百二十人爲額許之開禧元年四月雷季仲爲祭酒又請每歲校定增爲十二人亦許之二年正月舊法自外舍升內舍者雖有校定必公試合格乃許升補蓋私試皆學官自考公試則降敕十三日旨

差官故也。嘉定中，袁和叔掌學政，奏乞每歲終取外舍生，校最優者一人，升補內舍，又從之。自是升舍之法愈寬矣。

淳熙武舉授官新格

武舉補官舊法，榜首保義郎沿江巡檢，不入等承節郎，第二名以下承節郎沿江巡檢縣尉，不入等承信郎。淳熙

二年，始比文士恩數，榜首補秉義郎，堂除以上，或諸軍計議官，第二、第三名保義郎，諸路帥司準備將領。

一任同轉忠翊郎，不隔磨，以比文士改令入官。第四、第五名承節郎，諸州兵馬監押，二任同轉保義郎，不隔磨，以比文士循文林郎。餘人如舊，是歲

五月，有忠訓郎張世奕者，自言武舉出身，乞從軍，許之。七年三月，遂立法，願從軍人，令樞密院銓量，依

新法補官。榜首差三銜，或江上諸軍同正將，第二、第三名同副將，第四名以下同準備將，不願從軍，或雖

願從軍，而其才不應選者，並依乾道八年以前舊法。八年四月庚戌，又詔武舉人從軍，如有已見利便，許

赴主帥陳述，遇有過犯，合加罪責，申樞密院取旨，蓋不盡用階級之制，且使無箠楚之辱也。五月丙戌，又

詔武舉從軍人，許先令參部，出給例歷，仍用六考關陞資序，既有言此徒往往自高，不親軍旅。九年五

月丙子，有旨，自今職事勤恪者，從主帥保奏陞差，懈惰者，按劾，然同將官初無待次，即日可上，又每二考

輒復陞差，則雖未名之士，從軍不十年，而同統制矣。至於三名以上，轉補秉義郎，或忠翊郎者，或改換文

資，則遂為京官，恩數與進士第一人等，又失之僥倖也。其後議者以為言，乃詔武舉人毋得鎖試，既又不

資，則遂為京官，恩數與進士第一人等，又失之僥倖也。其後議者以為言，乃詔武舉人毋得鎖試，既又不

行然自淳熙以來武舉人亦未有卓然可稱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乙編卷十五

五四三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六

## 財賦

### 廣西鹽法

廣西鈔鹽之法。詹體仁所請也。體仁嘗為廣西漕。知官般之法。有未便者。故欲以客鈔易之。及入為起居郎。乃薦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胡庭直。令往廣東西。與帥漕及兩路提舉等司。詳議鹽法。淳熙九年二月庚戌也。其冬。庭直使還。與廣西運判兼提鹽王正己。廣東提舉常平茶鹽林枏共奏官賣之法。害民。客鈔為便。而庭直又自言。二廣頃行客鈔之時。通以九十萬緡為額。廣東十萬緡。為一百斤。正鈔錢五十萬緡。廣西八萬緡。正鈔錢四十萬緡。及廣西行官賣法。而廣東除去通入廣西之數。二萬五千緡。總為七萬五千緡。惟廣西不立額數。故今所賣為十一萬五千餘緡。不產鹽十六州。賣七萬五千八百餘緡。產鹽六州。賣一萬八千四百餘緡。海外四州。賣五千五百餘緡。前

任漕臣梁安世。又創賣法。造鹽一萬五千五百餘緡。皆科抑也。今通行客鈔。廣東可九萬緡。廣西可六萬緡。仍增收漕計。存留鹽本。改指通貨。兩路可得二十八萬餘緡。十五萬緡。四路增收漕計。錢六萬餘緡。兩路存留鹽本。改指通貨。錢三萬緡。東路存留鹽本。錢二萬一千緡。東路九萬緡。內有四客。改指

請東鹽者。以二萬緡為率。每緡依東客。改指西鹽。例納通貨錢七百文。計上合西路正鈔錢三十萬緡。為件一萬八千緡。東鹽六萬緡。上每斤增收西路漕計錢二文二分。計上件。

五十八萬緡。可充廣西漕司一歲之用。既而漕司又言。比舊行鈔法之時。有增支錢十八萬緡。未有補足。

庭直乃奏乞廣東增爲十萬羅、廣西八萬羅、詔吏部尙書鄭少融與給舍施聖與、宇文子英、葛楚輔及體仁詳議。議者皆以爲可。於是檢正官王誠之、都司陳安行、謝務本、王吉老擬定如庭直所乞十萬八萬羅之數，仍嚴私販之法，重官鬻之禁。既命南庫、戶部、廣西帥憲司、湖廣總領所歲共捐二十萬緡以補廣西漕計之闕。戶部合得廣東鹽司錢一萬二千餘緡，改赴四漕，令南庫撥價免四漕，合起清州錢三萬緡，令戶部科降廣西合起鄂州大軍錢十萬緡，免起解，令總所通融廣西，詔發廣東鄂州大軍錢二萬五千餘緡，令廣東於正鈔錢內起解廣西帥憲司，合得錢七千緡，並免情廣西漕司一年雜支三萬緡，令節省一萬。又出祠牒會子四十萬緡，貨漕司爲歲計之用。會子二十五萬緡，度牒三百道，計十五萬緡。詔可。其年十二月己亥也。後數日擢庭直大府寺丞。又數日除廣東提舉鹽事，使行其法。明年正月，體仁亦除吏部侍郎。四月，詔以體仁、陳奏二廣利害，深知民瘼，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旋遷敷文閣待制。十五年三月，又詔以體仁宣勞累載，陞敷文閣直學士。廣西窮遠，自乾道以來，鹽法更變不常，凡商人之稍有資財者，皆遷徙而去。商販既不通，官般又罷，而軍食遂闕。廣東提鹽韓璧首陳其不便，事下安撫司。十年十月戊子。庭直時已陞本路運判兼提鹽司，二人初不爲之變也。久之，又併廣東西鹽事爲一司。十二年十月甲子。通以十六萬五千羅爲額。廣東九萬五千羅，廣西七萬。體仁尋奏言：累年招賣之數，通不盈十三萬羅，乞減爲十五萬，仍罷通貨錢，以便商販。從之。十三年九月乙巳。蓋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爲害愈甚於官般之日。人甚苦之。其秋胡子遠爲侍御史，首論廣西鹽鈔爲民深害，皆由儀之附下罔上文過遂非，固位患失，甘心害民，以至於此。乞行鑄黜，正其欺罔之罪。上諭以當先更易帥臣，徐議



籌黜三省擬用趙彥庸公碩。上曰：負荷不得，可別選人。樞密院黃德潤留仲至，繼奏事。上曰：廣西帥須得平心人爲之，庶幾不至輕易改法。如賈逵平穩可用。近有微疾，潘景珪有才，亦穩。卿等更與丞相議之。既而賈潘皆以母老辭，議久不決。子遠亦上疏言之。周丞相乃奏以應寺丞孟明知靜江府，召體仁赴行在。上因言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如聞侍從中有人亦主客鈔。仲至曰：臣久在廣中，備知利害。事關兩路，若輕改法，卽兩路紛紛，須且因其弊而救之。上曰：今除孟明與儀之爲代，朕當親札與之，止可舉偏補弊，未可輕易改法。時九月甲寅也。子遠再奏乞寢，體仁召命。上親賜札云：已差應孟明詳究利害事實以聞，所以不令朝辭，恐奪於臺臣議論，使之掣肘，不能平心處事。若鹽鈔果害於民，儀之豈得輕恕乎？孟明至官，首奏本路見今以鈔鹽抑勒民戶，流毒一方，且都鹽司不支本錢，鹽丁散走，人戶多有請鈔而未得鹽者，又人戶以產業抵當請鹽鈔，亦有已業既盡，借荒田砧基以充要約者，不若復舊法，令漕司官般官賣，以解愁怨。十六年正月壬寅，進呈。上謂大臣曰：始議行此事時，先遣胡庭直往體量，非不詳審，往往止是扶同儀之之說，今爲所誤，宜令孟明條具更改。如人戶有未支鈔鹽，須令盡數支還，不可復失信於民。丙午，詔體仁子在外宮觀，從所請也。先是朱晞顏除廣西小漕，入辭，上諭會同孟明審究鹽法利害。晞顏奏：今鈔以客爲名，實無客商，乃強稅差之家，使之承認。至於破產而後止，況靜江官般之時，每斤百文，自變爲客鈔，每斤百三十文，尙何便民之有？子遠乃見上，乞重黜體仁，仍從兩司所奏，依舊法行下。丙寅，詔體仁落

職學士罷宮祠送袁州安置。擢知瓊州。王光祖爲都提舉廣南路鹽事。同帥漕二司。一面措置。毋致再有科抑之弊。仍截撥本路諸州。應起湖廣歲計錢十五萬緡。補助今年支用。除高、雷、化、欽、廉、五州賣二分鹽外。令官般官賣。廉州鹽每斤二十二文。主戶月買三斤。客戶二斤。軍婦一斤半。雷州鹽每斤三十二文。每縣三十八文。茂名縣三十二文。電白縣四十五文。信宜縣四十餘文。石城縣三十五文。石龍縣五文。欽州鹽每斤四十五文。上月月買三斤。中戶二斤。下戶一斤半。餘鹽令東路漕司歲賣七萬五千緡。充上供。紹熙元年冬。用廣西提刑吳宗旦之請。額損五州鹽直鹽數。又用廣東提舉劉坦之之請。減鈔鹽一萬緡。戶部奏。如是則暗失經費六萬三千餘緡。然光宗不之靳也。二年秋。廣東復言六萬五千緡。猶有未售者。乃又減五千緡。蓋潮、惠、南恩三州。既自產鹽。而官復般賣。往往計口抑售於民。自紹熙後。朝廷暗損經費十萬緡。而科抑少減矣。

四川石腳井

蜀之眉、彭、丹、稜、嘉、靖之洪雅等縣。皆有石腳井筒。其實硝也。在多悅者謂之山門。彭山者謂之瑞應。此一井尤盛。然必得隆榮諸井之鹵對煉。而後可成鹽。隆榮諸井煎鹽既成。其水之尤苦。別者棄之不用。煉而成餅。食之者得泄利之疾。官未權鹽時。小民或私煎求利。元豐三年。立法禁止。崇寧初。張天覺爲尙書右丞。建遣成都府路常平司。句管公事。句居體兼措置兩川鹽事。俾之鹽桶。天覺罷。尙書省言。丹稜、洪雅等縣多有石腳井。苦鹽不堪食用。乞依元豐法。禁人開煉。并罷居體。從之。三年十一月戊寅也。紹興中。瑞應鄉民戶始有盜販鹵餅。并和

硝石煎成小鹽低價以售者有司因爲拘權凡三十六井歲輸官錢萬七千餘緡既而總領所以爲不便言於朝復行棧閉以其課額均於鄰近嘉榮降簡四州之井戶謂之石關錢紹興二十四年也及嘉定五年多悅民有犯法私煉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聞之卽遣秉義郎新樂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端往山門措置其年九月也自後月得小鹽一萬五千斤皆不用引鈔徑行發賣歲貢息錢一萬九千二百緡然鹽既苦惡不可食率以抑售土居之人盜煎私販者因亦肆行官不敢問議者謂元豐立法者參知政事蔡確也崇寧禁止者右僕射蔡京也財用雖乏可以大制司而爲京確所不爲乎則失之矣

### 東南收兌會子

自會欽道爲版書欲亟見理財之效始與提領會子庫官陳燾祚李若木共議依川錢引例立界每界一千萬緡兩界相查行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爲八百萬緡至第七界又增爲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緡開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而行之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萬九百餘緡民間折閱益甚嘉定庚午春第十一界會子當滿朝廷先期命刑部會尙書煥等置局拘換於是與其寮奏言第十一界會子爲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乞以嚮齒及出賣沒官田并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嘉定三年五月所謂名件凡有九一曰打套乳香錢約一百六十餘萬緡謂權貨稅凡在散乳香十六萬二千套每套價減錢二曰出賣諸路沒官田價錢約一百二十二萬餘緡謂戶部具列諸路未賣官田一百文作一貫六百文計價銀一百二十二萬七千

西戶三十六貫九百文限三月三日出賣告敕綾紙補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謂迪功郎  
 許人戶以第十一界子承買也  
 萬貫承信郎告八千貫連武校尉綾紙四千貫進義校尉綾紙三千貫以上四色各降一百道上州文學  
 教每道八千貫助教告每道五百貫以上二色各降二百道進武尉尉綾紙每道二千貫不理還限將住郎  
 綾紙一千貫以上四日左右遷轉官循資告九百四十道約價錢三百三十萬餘緡謂宣教郎轉通直郎  
 二色各降三百道  
 郎至教郎每官五千貫以上二色各降一百道調武郎轉武翼郎萬貫武郎轉武郎五千貫以上  
 二色各降四十道選人補官每員三千貫共降四百道承節郎以上轉官每官四千貫承信郎轉承節郎  
 三千貫以上二色各降五道封贈冠帽敕告六百道計價錢二十八萬緡謂生封安人告每道一千貫編人告八  
 色共降四百道  
 百貫以上降二百道贈父母迪功郎承信郎各五百貫以  
 上二色各降一百道追封攝人三百貫以上降一百道  
 六曰紫衣師號帖三百道計價錢三萬緡每帖  
 實七曰副尉減年公據三百道計價錢六萬緡每年二八曰拘催諸路已降未賣告敕錢兩項計一千四  
 百一十餘萬緡謂禧二年四月五日兩次拋降四總領所官告綾紙敕帖二千八百道計一千一百四十  
 軍元拋降六百九十八道計三百五十九萬一千貫已起八十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五貫五百九日臣復  
 文以上兩項通計上項錢今仰將已賣錢盡數起發如有未賣告牒等仰盡數繳申尚書省  
 奏薦綾紙錢未見數承務保義郎以上五千貫又禁銅錢毋出都城於是行在會子每千為錢七百諸路  
 州縣纔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壅積遂廢十一十二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之壬申之冬王爺為湖廣總  
 領亦請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錢五百緡官賣微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  
 方許收買仍限一月然荆湖二十一州相去遙遠而止置三場收兌小民間知後時人情洶洶市皆扁肆  
 怨嗟盈路劉德修為制置使以為不便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江陵軍民之兌會者以舊楮二

易其一德修復自出府庫之藏聽軍民以一楮半易其一又懇於朝得新楮十萬緡蜀中收兌舊會凡用坐庫黃金二萬兩白金九十七萬兩故能收千六百七十萬緡而民不甚病湖廣則無之此其所以用茶引也余嘗考紹興之初東南餉軍止用見緡是時戎馬縱橫寇盜充斥軍費多矣然未聞有錢乏之患自紹興末年錢處和創行在會子於時王珣亦用之於湖北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見緡存者至少蓋楮券盛行而銅貨積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論其咎端自兩人始至於曾欽道沮孝宗收換之策以貽後來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後生不知源流本末故詳識之

#### 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本末

嘉定元年冬四川總領所收兌九十界錢引元年十一月二日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爲界每界書放之數止於一百二十五萬崇寧後陝西邊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壞大觀閒盡罷之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爲準建炎初張魏公出使復以便宜增印自後因循不改至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所書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逮嘉定初每緡止直錢四百以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逢儒乃與僚屬議出庫管金銀度牒與民收回半界金每兩直六十緡銀每兩六緡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度庫官所藏可直一千三百萬議論凡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民間以舊引輸官課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司毋得受榜出民間大驚先是總領所歲受諸州縣金銀例多虧下其補虧之數乃以錢引折納收支

而庫管金銀則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四川諸州去總領所遠者至千數百里。期限已迫。往來或不及。且交給之際。吏緣爲姦。折閱已甚。於是單丁弱客皆不敢行。一引之值僅售百錢。咨嗟怨泣。其聲載道。後旬日。制置使吳德夫知之。乃揭榜除收兌一千三百萬引外。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檄總領所分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舊引。民心稍定。時宣撫司方與總領所比。故移書東南。以爲德夫沮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幣專屬總計臺。制司無所預。由是不直德夫云。

四川收兌九十一界錢引本末

陳逢孺既收錢引半界。而引直僅爲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銅錢。每引止直百七十錢而已。制置大使安觀文患之。庚午春。議欲復收半界。提舉茶馬張東父名實龍游人嘗爲軍器監首出馬價寬剩錢三百萬緡爲助。大

制司益以二百萬緡。既而遂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百萬緡。其千二百萬緡合諸司之力。千七百

萬緡。令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兌。逢孺謂三年三兌。失信於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閱之患。不如量

力止毀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此卽止餘兩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安公怒。卽榜諭軍民。以爲九

十一界錢引係前宣撫程松增印五百萬道。所以錢引價低。軍民皆受其弊。今使司措置與茶馬兩司收

鑿五百萬外。餘二千四百餘萬。合係總領所以新引收兌。自七月十七日去。如支軍人折估。並合以新

引支遣。如欲支舊引卽合支貼頭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月去。斷不行使。檄至。逢孺堅持不行。安

公益怒六月辛酉達孺方視事有御前軍直入吏舍縛都副史三人以去達孺懼即以印付屬官稱疾申大制司乞致仕先是誅曦之歲副宣司遣官剗刷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以助總所贍軍已三年矣至是或言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還制司元日所計五百萬緡以備對鑿其參議官毛伯玉名漢州人時新除涪州提利等調護久之卒免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一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大使司空名官告總所椿管度牒金銀對鑿餘以九十三界收免又創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程東老所增之數應民間輸納者每引百帖納八千蓋二司之說並行然總所收兌舊引皆以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銀色下而秤虧官吏因以爲利其實每舊引百帖納二十引乃得之應民間已用舊引輸官者總所復卻還令兌新引卒不能守其初約也後潼川劉師文侍郎申明復令自十二月以後盡輸新引蓋自元年三月兩收舊引凡二千五百萬緡有奇而引直遂復如故向使計司非有椿積金銀之富又安能收充溢不行之券乎今四川諸郡歲輸黃金千五百兩銀十六萬餘兩而總所大率有收無支掌計者謹視而善藏之則子母相權引法終不壞矣故詳志之

#### 四川總領所小會子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貫至二百蓋便於轉用也川錢引則分一貫及五百而已丁卯歲陳逢孺以用不足始創小會子楊端明爲制帥深不樂之四川皆不用吳德夫代鎮蜀與逢孺厚下令官民悉許流轉州

縣所備場賦輸悉不肯受。由是不敢行。後但以其五萬緡收兌舊引於劍外諸州。已而亦廢。是時宜撫司又爲金銀會子。後亦不行。

四川行當五大錢事始

嘉定元年十一月庚子。四川初行當五大錢。時陳逢儒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卽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欲盡收舊引。乃又鑄於邛州焉。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重寶爲文。其背鑄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監錢。以嘉定重寶爲文。其背鑄西二。二字。又篆五字。兩監共鑄三十萬貫。其料例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方錢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於眉州。論者以爲丹稜雖產鐵。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薪炭。眉山之人。亦以爲不便。上下嗾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於利邛二監焉。

紹興至淳熙東南鬻官產本末

紹興末。黃擇之仁榮守永嘉。始建鬻官田之議。至乾道初。爲錢七百萬緡。而未售者不及四分之一。十一年月戶部奏已賣到五百四十萬貫。未賣者一百六十萬貫。朝廷乃併營田賣之。兩浙漕副周淙言。本路營田已佃者九十二萬六千餘畝。皆鬻之。懼失租課。四川總領所亦以不便爲言。乃詔除四川外。盡行出賣。三年後又詔沒官田產。除兩淮。京西。湖北。勿賣外。江。浙。閩。廣。湖南。八路。以田計者六百四十二萬畝。有奇。以地計者二萬一千畝。有奇。



以屋計者八十四百間有奇其估錢五百十六萬餘緡遂命將作監丞折知常往浙西司農寺丞葉肅往

浙東正月監登聞檢院張孝貴往江東主管官告院周嗣武往江西措置是年四月始限一季繼展一年至淳

熙初已折封者僅一百六十二萬餘緡而直之未輸者猶四之一其未駕者尙三百五十三萬餘緡元年六月

戶部蓋估價之初豪民大姓請囑官吏相爲欺隱其已賣者皆輕立價買上色之產也而天下之產估值

反高是以不售於是言者以爲不若且令原佃之家著業納租一歲之間猶可得米數十萬石從之尋命

諸路權任賣三年三月後數歲復用軍器監主簿陳杞言併營田沙田出賣浙西淮東江四二路元祐到議者

多以爲不可未幾浙西提舉王尙之言平江一郡已有常賣田十二萬四千餘畝歲收租二萬石有奇乞

別擇拘催或遇歉歲得以接濟從之六年十月久之言者又謂盡鬻官田以爲常平水旱之備十四年六月事雖施

行後亦不究也大抵二十年間所鬻官田實不過七百萬

### 王德和括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始於鄭亨仲階成西和鳳金洋州興元府皆有之而洋之西鄉爲最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募人使耕之量收租利而已休兵日久墾闢歲增營田之家懼官之增賦也每三四歲則率投狀退佃而賂總所之吏使蠲其租在紹興中歲課十二萬斛有奇乾道末損爲十萬每嘉泰初纔八萬斛而已隆州學官張均子和嘗爲西鄉主簿知其本末卽與王德和言之德和分遣官屬八人按行且揭榜諸州縣

大略云營田戶所侵官田甚多。若按行畝目，增立稅租，所有當數十倍。今不欲擾民，仰民戶自陳增墾之數。山田畝收二升，陸田四升，水田六升而止。下戶懼，皆以實告。獨豪民大姓，則密賂行遣，胥吏以爲無侵。給公據與之，由是有鬻公據之謗矣。諸大姓既不喜郭子明，心欲害其事。鳳守某人者，大將之弟，郭氏之壻也。遂激而成之。子明亟降榜撫定，至欲調兵。時官屬行營田者，凡半歲費總所錢萬餘緡。州縣供億又倍。子和始議可增三十萬斛，及是所增緡八千斛，而麥居多焉。未及秋成，德和罷去，陳日華代之，盡返其舊，顆粒不收。

## 關外經量

劍外諸州之田，紹興以來，久爲諸大將吳、郭、田、楊及勢家豪民所擅，賦入甚薄。議者欲正之，而不得其柄。吳氏旣破，安觀文爲宣撫副使，乃盡經量之。金州守臣宋子欽曰：此州瘡痍甫瘳，邊民恐不可盡其利。官一入境，將散而之四方矣。於是除金州外，凡興元、府、洋、沔、階、成、西和、鳳州、大安、天水軍二十縣，經量之數大抵增多，而亦微有所損。舊九郡家業錢凡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九千餘緡，二稅十四萬五千六百餘石。夏秋役錢十五萬七千餘緡，及是經量，宣撫司命別上中下三等，以定田之高下，分三等爲九則，以均賦之重輕。而所委官吏，務於增多，未嘗行歷鄉社，躬親履畝，往往強令有田之家，增認租數，而民始怨矣。增虧相補，視舊籍，凡增家業錢二百二十九萬七千餘緡，二稅三萬五千八百餘石，役錢三萬五千餘緡。安

公辭制置大使表中所謂田廬之均一有倫蓋指此也其後代者劉師文言上件所增初非田土之廣表亦非戶口之繁滋於民有害於公無益乞盡行除免諫官應武緯之亦以爲言於是盡復其故焉

### 龔實之點磨三總所錢物

錢良臣以太府少卿爲淮東總領龔實之秉政開戶部歲撥淮東贍軍錢六百九十萬緡而本所藏用六百十五萬緡而已因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大同著作佐郎何萬軍器少監耿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點磨錢物時淳熙三年九月壬子也會良臣以歲用不足言於朝乞借撥實之奏令所委官一就驅磨而近習者恐昧賄事覺極力救之實之不願十二月萬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實之奏下其事於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析旣又改爲契勘俄中旨令良臣赴闕奏事明年正月除起居郎六月除中書舍人又明年四月除給事中六月除書樞密院事其爲舍人實之去位纔十二日也英州之禍預有力焉延年時已遷將作監萬遷著作郎坐實之黨罷去延年六月丙戌罷蓋延年嘗言湖廣總所錢物有別庫別厯所收已行改正故與萬並遷而大同無所舉覺二人旣黜之兩月大同乃自密院檢討文字遷右司員外郎翔累年然後補外蓋三總司苞苴賄賂根株盤結其來已久非一日故也

### 孫大雅獻拘催上供錢物格

乾道初有孫大雅者知秀州以發姦摘伏除直祕閣未踰月大雅又奏書一編凡四卷名曰州郡拘催上

供錢物格。大略言本郡上供歲爲六十八萬四千緡有奇。其窠名有九。有歲入者。有季入者。有月入者。臣皆置爲月入。卽以所置之籍。於次月之旦考其未足者催焉。且加討於其吏。而次月補矣。由是而有拖欠者。臣則未之見也。此卽漢之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貨幣郡國四時所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之意。臣所領郡元月上供錢六十八萬緡已並入於大農。更無拖欠。敢昧死以獻。二年正月癸酉也。奏入。詔孫大雅奏漢上計之法。朕謂可行於今。令侍從臺諫參攷古制進呈。會殿中侍御史張之綱以發去。而右司諫汪緝補外。於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劄言。漢雖有郡國上計之制。而武帝五十餘年之間。一受計於帝都。三受計於方嶽。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至宣帝黃龍詔書。有云上計簿。文具而已。則在西漢已不能無弊矣。況今能盡革其僞乎。光武中興。歲在正月旦。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言屬郡計吏。則遠者多方在東漢。未必皆至。況今日川廣之遠。其能使如期畢至乎。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依常平收支戶口租稅之例。並皆造冊。正月進呈丞相。選一人考覈。而明其殿最。事下戶部。權戶部侍郎曾懷言。諸路州軍遠近不一。若取會齊。是僭造亦恐後時。乞令各州具合發上供錢帛糧斛數目。歲終造冊。正月遣人投進。仍立式行下。從之。其年三月丁未也。議者謂臺臣所奏。可謂仁言。若上計之法果行。則公私益迫久矣。壽皇卒不施用。蓋以此夫。

慶元會計錄者始用殿中侍御史姚愈建請命金部郎中趙師炳戶部郎官楊文炳編集三年三月書成  
紹興至淳熙四川宣撫司錢帛數

鄭亨仲爲四川宣撫副使時本有司隨軍激賞撫養降賜四庫其數頗夥趙德夫不棄來總計欲盡取之  
亨仲不與由是有隙及亨仲得罪本司椿造錢至五千萬詔分撥付行在餘命總領所拘收乾道三年五  
月吳信王薨六月復除宣撫使九月虞丞相入蜀宣撫司隨軍撫養二庫見在錢引八十九萬緡金五千  
三百兩銀一萬一千兩帛八千五百匹皆有奇此紹興末吳信王爲使時所儲數也五年三月虞丞相召  
七月己巳王公明爲樞使入蜀兩庫見在錢一百二十四萬緡隨軍庫一百五萬撫養庫十九萬金八千一百兩隨軍庫  
百八十八餘兩撫養庫二百五十五餘兩銀五萬一千兩隨軍庫四萬九千餘兩撫養庫二千六百餘兩帛四千三百匹並隨軍庫亦有奇八年九月王公明  
召十月癸亥離司兩庫見在錢六百八十九萬緡隨軍庫六百七十七萬緡撫養庫十二萬金一萬兩隨軍庫九千六百六十兩  
銀五萬一千兩隨軍庫四萬九千七百兩撫養庫一千三百兩絹八千一百匹並隨軍庫亦有奇然隨軍庫管朝廷封樁度牒錢四百  
四十萬緡又有未償茶馬司買馬錢四十七萬餘緡則兩庫實二百一萬緡也是歲宣撫司逐虞丞相支  
遣及造器物共用金三百兩銀六千五百兩而錢帛不與焉十二月晦虞丞相至興元兩庫見在錢六百  
八十二萬緡隨軍庫六百七十二萬四金八千二百兩隨軍庫七千八百四十兩撫養庫三百六十兩銀四萬六千兩隨軍庫四  
百兩撫養庫帛四千六百匹亦有奇淳熙元年二月癸酉虞丞相薨兩庫見在錢七百四十三萬緡隨軍庫七  
一千五百兩

百三十七萬二千緡。金八千二百兩。銀四萬六千兩。綱敷同乾道九年十二月。綵帛二萬三千四百匹。隨軍庫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四。撫養庫六萬三千緡。亦有奇。蓋增虞公所備度牒直一百五萬。視王公明時減五十萬。而無負茶司錢。宣撫司可用之錢。大率二百萬緡爾。是年三月丙申。鄭仲一出使。七月丁亥。仲一復爲參知政事。應本司見在銀錢物帛。令總領官趙和仲公說盡數拘收。令項椿管。令湖廣總領所遣屬官一員。同本所官緝計除措。八月庚午。又命宗正丞李珪叔价兼權戶部郎官。往興元拘催宣撫司錢物赴行在。虞公之將沒也。奏言拘緝到總領所積年歲用外金錢七百九十餘萬緡。合本司所積爲一千六百二十餘萬緡。故命取焉。十二月壬子。復置宣撫司。以樞密沈德之爲使。見拘收本司。但於錢物軍器等依舊歸還。尋又詔。應於舊屬軍中場務並還諸軍。宣司毋得取命下。沈樞大不樂。時湯朝美爲右司諫。復奏罷宣撫司。二年六月庚戌。從之。於是吳挺已爲興州都統。制置司利源多爲所擅。前後二十年財帛不勝計矣。

四川椿管錢物

祖宗時蜀中上供正賦之外。惟有三路絹綱三十萬匹。布綱七十萬匹。每匹爲直三百文。而茶鹽酒皆未有管權。是上供之外。一歲供於地方。僅三十萬緡也。綱直九萬布直二十一萬。自元豐權茶。歲爲百萬。市馬以赴中都。而所出已三倍於祖宗之世矣。炎興以後。關陝之兵轉而入蜀。歲用率二千萬緡。則民力大屈。然猶有可誘者。曰兵以衛民。亦率用也。而養兵之外。又有竭澤者焉。樓仲權宣諭陝西。於四川無預也。乃取蜀中金

四千兩銀二十一萬五千兩，絹八千匹，錢九千緡，錢引一百萬，其歸也。遂以為激賞庫之獻。此其一也。

九年八月，丁鄭亨仲之罷，宣撫也。諸庫之儲近五千萬，制置司僅留二十萬緡，餘分撥赴行在者，不知其數。此其二也。

王瞻叔之括白契也，得錢凡四百餘萬緡，而蜀中大擾。沈德和言於朝，初命總領所椿管。既而吳挺乞撥其若干買進馬。

又撥五十萬緡併赴湖廣。最後會欽道，又乞撥所餘二百六十五萬餘緡赴西庫。

而蜀中不復得一錢矣。此其三也。

指而蜀中不復得一錢矣。此其三也。既買馬大書於見管三百八十餘萬貫內，撥一百五十道赴南庫。

書海廣德領司馬韓炎已承指揮取撥四川白契錢一百五十萬貫，乞更撥五十萬貫從之。最後乃書曾懷言白契錢已支使起發，外有二百六十五萬餘貫，乞盡數起發。以此計之，前後總為六百五十萬緡，而買馬錢不預與元傳管數不合，今細致湖廣一百五十萬餘緡，耳所謂三百餘萬緡者，疑是令吳挺取撥二十萬貫，而未發起發，蓋二次實起過四百一十五萬餘緡耳。

取撥撥猶餘一百六十五萬也。虞雍公之薨也，宣撫司椿積及拘到總所歲用外錢，共為一千六百二十萬。八百二十餘萬椿積，初遣戶部郎官丹稜李珪叔玠奉使起發。

置宣撫司事得暫止。既而宣撫司再罷，乃命總領所椿管。

奏損四川緡錢之贖湖廣者四十七萬緡，以減酒課。既又暫損其餘一百十九萬緡者，凡九年以為邊備。

自是計所椿積稍充，光宗登極，又因劉德修少監有請，再損三年之出，凡四百六萬八千緡。

一百三十五萬，又與淳熙四年之數不同。當效對減鹽酒重額錢，即此錢也。

然四路常歲實發，止六十萬緡而已。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乙集卷十六

五六一

又以買發物價計之，折閱中半，僅爲三十萬緡。楊嗣勛時總蜀計，又樽節三十萬緡以益之。自紹熙癸丑以後，對減九十萬緡之數，遂以爲常。迄開禧丙寅，凡十有四年，蜀人霑減放之恩，無慮一千二百六十餘萬，光宗之施博矣。

### 四川宣總司抗術

四川計司舊屬宣撫司節制。鄭亨仲在蜀久，秦會之惡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爲之。自是二司抗術，開釐用兵，程松、吳曦並爲宣撫，韓侂胄急於成功，遂有節制財賦指揮，且許按劾。於是計司拱手，及安觀文爲宣撫，薦陳逢儒總賦，逢儒事之甚謹。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司爲之移屯減戍，運粟括財，計司實賴其力。後以兌引事，稍有違言，逢儒不敢劾也。王少監簽子益代陳總計，先請於朝，尙書省勸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權臣前隆節制財賦指揮，合行釐正。於是二司始悟，未數月，二人交章論劾，乃移子益湖廣總領焉。王子益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司奏乞減三路兵籍，以八萬一千人爲額，有關乞招填，然兵籍舊爲八萬九千人，曠亂後僅存七萬餘人，雖云減額八千，若盡招填，實增萬人矣。會朝廷泛行下三衙江上及四川諸軍，覆實詭填虛額，遂止。

### 四川總制司爭鬻鹽井

三路官井舊法令人承煎，自軍興後，總領所已依官田法，召人投買，得錢數十萬緡。大使司以爲未及價，



復賣之又得錢百萬緡入制司激賞庫王子益以為失信檄止之大使司乃以總計所負制司廣惠倉米三十萬石言之於朝子益議遂格。

#### 嘉泰補糴關外積積糧斛

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庾吏率全其肩輪以相授受至可食者則無幾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增戍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除其腐敗折閱之數所有累界官吏失檢點之罪並槩豁免時陳日華總賦遂降度牒三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補填焉。

#### 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

丁卯冬十二月宣撫司檄東西路漕司各糴米二十萬斛夔路漕司十萬斛制置司抱認於成都府糴十萬斛並遣官運送至沔州制司屬官見之皆忿曰我北司也乃為若市米耶楊端明曰理不可拒第徐為之圖可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戶對糴米乃報以抱認六萬斛其半本府坐倉其半九縣對糴既而楊公召歸事亦遂已對糴米者紹興初有之休兵後罷去蓋每民戶下有稅產一石則科糴一石故謂之對糴焉。

